

徒刑二年時，也許正如他所愛唱的『我好比籠中鳥……』但等得展開雙翅的時機到來時，令人失望的是，他仍然磨作出驚人的事蹟，碌碌平庸，一如往昔，所以他酒後的歌唱，祇是要酒瘋者流的酒後牢騷而已。

幾年來他的遭遇確是不佳。『壹波未平壹波又起』這句話，儼如爲他不平凡的遭逢豫備下來的形容詞樣，只有按在他身上纔算的確中肯，他視人生如兒戲，在他，簡直分辨不清楚夢里有的人生，抑或是人生里有夢。酗酒獵色既是他人生的日課，貪賭涉險更是他朝夕的行徑。他的家庭是窮苦的，小學畢業後，便無力再求深造，年甫十八的少年，就得涉足變幻無極的社會，任職靠海的都市，充當摩電車的車掌，在蟻集老經世故的狡獪猙獰的僚友的宿舍寄居，所學的是賭博，嫖妓，酗酒，作弊，……爲了密售廢票，從中漁利，卒被監督者舉發了而被罷免，在職的三年中，簡直是無惡不作，無罪不犯，爲了酒後罵人，被官捉拿，拘留過數日，爲了和野妓雙宿旅館，被科料過，爲了跟市井小便，有傷風化，被罰金過，諸如此的事蹟，確係不勝枚舉……失業後，困居鄉里年餘，後來求親告友，會化掉不少交際費，纔弄到一席鄉鎮學校的小教員當了。未及數月，便因犯賭次數過頻而將飯碗打碎，他的家庭雖不是詩書門第，父親倒是前清鄉試列名京試落榜的秀才，講面子尙廉恥的民族，有這種叛逆的子嗣，當然不會引以爲光彩的，父親下斷決心，跟幾家新聞連日登載了『聲明脫離父子關係』的廣告。姑且不管這『聲明』在法律上會有多大效果，他父親總算出了這口悶氣了。人間最偉大的愛情要算是母愛罷。『虎毒不吃子』這句俚言把動物界的母

愛的偉大性說盡無餘了。蕭勁濤的母親背齋別人，賣掉她一生最珍惜的銀手鐲，把得到的代價悉數交給蕭勁濤，讓他以此爲盤費，投奔到他舅父家覓一棲身。他連夜離開故鄉北上，在瀋陽城內一個蕭條的僻巷找到開洋鐵舖的舅父，舅父給他的第一印象，便是舅父的音容十足的像他母親，這個人海里屢次跌倒的放浪無羈的蕩兒，此時不知受到甚麼衝動，伏在舅父的懷里，倒痛快的哭了查場，忠實耿耿的他的舅父，滿以爲是自己的外甥已痛改前非了，百般按撫之後，留他暫住在他家，並四下託人爲他謀事，靡料到起初他像個馳聘山澗的猛獸疲倦透頂樣，竟自騎在狹屋的炕上終日鼾聲不熄，大睡香覺。過幾天，漸漸便涉足於有古香古色的瀋陽城的鬧市和狹街了，都市是蘊藏着罪惡的，都市像個魔鬼，在向 he 招手，讓他作惡。起初他爲了滿足自己的食色和嬉戲等的慾望，偷盜舅父家的碎銅爛鐵到要傾圮了的城壁下，賣給專收破爛的小販，以換來的錢，飽吃燒雞烤鴨或飽聽瀋陽名物之一的歌姬的鶯喉，後來慾望越弄越大，開始竊盜隣右的舖子的貨物，因手法不靈，蠢態畢露，被送官懲罪的次數也不在少許，他舅父察覺之後，怒從萬丈，未加思索，便跑到分駐所告發了。嗣後他被法官判決了二年徒刑。

出獄之後，生活無着，當天就又投身他舅父家，看到他弱不從風的衰體和囚首喪面的狼狽的姿態，他舅父抱着他的頭哭得差差點絕了氣。之後在這兒爲他們的櫃事照看二年，街坊上日久了，就結識了幾個朋友，後來某署招考職員，蕭勁濤經他朋友的推薦和一時的氣運，微俸被取，在採用手續上，要的資本金得有

壹萬圓以上的舖保當然是他舅父魯福壽的洋裁舖保的。頭幾個月，早去晚歸，對於職務，極形熱心，儼然他是另換了一副面目，魯福壽暗中竊喜，並計議再住幾年，決定要盡到他姐姐所盡不到的心思，爲外甥勸勤濤辦上家口。不料平凡的日子一長，作惡的心情就又要滋長，起先則在舅父家聚賭，通宵達旦，計較青白，到了翌晨，便差發櫃夥到署裡替他聲稱感冒，拿手戳請假，後來連假都不屑請，每天聚賭些長袍短褂的賭徒作戰竹城，累得腰酸，便到煙館抽煙或妓街逛蕩，終於在最近，磨出他舅父所料，弄出亂子來，因爲賭嫖揮金過多，在署裡侵佔了壹筆不算小的公款，被人察覺後，馬上將魯福壽拿獲到署，以保證人資格，如數貼償了五百三十拾多圓之外，磕頭作揖，纔算不受司法處分，懲戒免職了事。他舅父思前慮後，忍無可忍，終究顧不得姊弟骨親，下了道逐客令，把他逐出瀋陽。

酒勁兒正在他的胃囊裡發作，這次的精神上的打擊也許不算小事，忘形的快感總搏戰不過對於往事的回味。如果說查切的回憶都是屬於美麗的話，勸勤濤此刻是滑落在美麗的夢境中溫熱前塵了。十六年來，失脚跌倒的遭數過。多了他把連成串的人生的敗戰仔細琢磨，覺得像查場厭膩人的惡夢。類似他這種行踪的創造者，在古今東西能扭轉乾坤的英雄豪傑或偉人名士的傳記裡，常得讀到，既逾中年，仍無所成的凡俗者，假使行徑頗似偉人英雄，結果更覺得他是可悲可憫的。在勸勤濤自己，也未會做過荒唐的偉人英雄夢。他清算了朝餐錢，由僅餘的壹圓五角錢裡，又取出五角，喝咖啡紅茶各壹碗後，紅着臉，步伐無秩序的

歪斜着回歸到原位，胸膛被酒饌堵塞的難受，想嘔却嘔吐不出。周邊的旅伴，看到他這種泥醉的姿勢，大家都要笑了。他倒想鎮靜的，由他那布提包裡，掏出線裝西遊記看。

黃昏，客車安靜的駛進遼西的新興都市錦州車站，他在酒後咽喉感到發乾身軀仍然有些暈迷的情勢下，挾着提包，踉蹌的走出列車，跟魚貫的一列旅客，你擁我擠的被擠出站外。萬家燈火，燦爛的閃耀着，這生氣蓬勃的躍進的雄都，給他的初一印像，便是活鮮，明朗，雅潔而富於朝氣。他無因由的對此新邑頓生好感，胸中似乎有了甚麼怙恃，他好像是個跋涉於無止境的廣汎的沙漠，今夕纔覓到渴望日久的水塘樣，心裡有說不盡的忻喜。差壹點要說出『這纔是我壹顯身手的舞臺咧』這句話來。

『住旅館呀老客，錦州大旅社呀；協和旅館呀；遼西飯店兼旅社呀，房間寬大，招待慇懃，三截大樓；』逗攪旅客的茶房們各自擎着赤書旅館『寶號』的紙燈籠，儘管將不慣於行旅的懵懂的老客團團圍住，以他們老套的生意經炫惑老客，有的客人爲了不便忍受生抓活拿的麻煩而被他們勝利的扯了去。有的迷失於多彩的轟惑的廣告而無法應聲，致被拉客的茶房你爭我奪。只有蕭勁濤尙不糊塗，他毫未躊躇的躲開這撕掙的圈子，他明白幹這些把戲的底層，是得有金錢當後盾的，他雖在酒後，對於腰包裡的國幣的數目，却記得真真確確。他深知所謂甚麼飯莊某某旅社者，就是有钱的潮人纔配去住，至於窮措大呢。當然是望塵莫及，不如少討麻煩爲方便。他健勁的順着廣潤而平坦的柏油路走着，天邊纏着紫灰色的山峯，籠罩壹層

薄紗似的暮靄。高空烘照着晚霞，一抹艷紅。鍍着銀粉的燈桿上的街燈擺成行列，熾烈的相映着，未褪盡的春寒峭厲的打暗空篩落下來。他心裡有了新的期待，新的憧憬，他好像諳熟於這新邑的街道，走呀走呀，柘油路盡處，是一座前代歷史的灰色的遺物——古城。他穿過曾經有過不少憂國的志士，立馬荷槍，吶喊殺敵，肉搏激鬪的城門，走向闊淡的狹街，在錯綜着方向的低簷的小巷，找到一處只盡提供涼炕義務就有收客人參角店錢權利的小店，查進屋，便看到帳棹前店主張貼在壁上的標語：『銀錢不交櫃，失盜不賠償，』

帶銀腿眼鏡的司帳先生本着這千古不易箴訓，打把便催促蕭勁濤快把銀錢交櫃，鬧得他壹壁連說聽見啦，壹壁撓後腦殼。

豆油燈顫顫地，抖擻着綠絨。屋壁的霜花閃耀着，紙窓的破窟窿處，風隨着爛紙呼打響，炕席是以穀草和麻袋片代替着，浮涼，幾個似煤礦勞工的傢伙，已然枕着自個的胳膊，蓋着露棉花的棉襖睡了。屋裡壹片片鼾聲，夾雜壹股股燒酒大蒜的惡嗅。蕭勁濤先前剛打火車下來那時的興奮的快感早已抹滅，這兒靡有高樓，廣場，街燈，柘油路，電炬廣告，汽車：囉。他的利那的興奮子泡樣破碎了。先說糜吃晌飯和晚飯，肚子餓的就够瞧，這屋凍手凍腳倒是小枝節。

『管帳的你知道市公署在那兒嗎？』蕭勁濤強忍着凍餒小疾，豫算明天怎麼投奔他的多年杳無信息的兩

姨弟兄蘇廣城。心花接着又開得艷紅。

『那市公署亥不知道？咱哪天亥不去上捐？』司帳先生摘掉銀腿眼鏡，又把蕭勁濤這買店簿靠近油燈重讀壹遍，然後手指腳劃的說明查番路徑。

『老客打聽市公署有何公幹？』司帳先生是義縣口韻。

『我個親戚在那兒當視學。』蕭勁濤眉眼似笑的。

『喲！是蘇視學罷？黃淨臉，矮個。挺胖。福態態的。是不？』管帳先生壹壁跟燈苗上對好那袋旱煙。

『是呀，你怎認識他？蕭勁濤心裡的結扣無形中解開了。頓時感到溫暖。每到急難時必浮上心頭的他的『天無絕人之路。』的人生哲學又浮蕩了，他總信靠這話靈驗。』

『你看，蘇視學在署裡是數一數二的紅官，有勢利，說免哪個教員，簡直不費吹灰之力，說用呢，也是易如反掌。呱呱叫。』吧嗒幾口煙，這老爺子颯爽的讚許着。

『我個叔輩姪，不是經他手用的嗎？現在當優級教員，不招他老呀，再等五年也摸不到個飯碗邊。』

『唔！』蕭勁濤肋條那塊像開了兩扇窗戶樣亮快起來了，隨着，惡德者行慣的誇張詐欺的手法便滋生。他會操縱着他的智慧，欺騙無智的愚夫。

『你知道我跟他怎個關係？』蕭勁濤以為有機可乘。探試下去，兩眼射出唯有做惡時纔放射的尖銳的賊

「我正想請教你老呢。」第二人稱由「你」昇格爲「你老」當然是借了蘇視學的光囉。

「咱倆是親姑表弟兄，打穿活當褲時就在壹起滾」蕭勁濤把實際的兩姨弟兄這碼地掉，專挑親近的血緣關係撈扯，當然這是他：「有了駱駝不說牛」的定理。

「噯喲！這可有罪咧。你老怎不早提呀。」說着，他重戴上眼鏡，打帳掉抽屜找出綠色片子盒，戰抖着血管高腫的瘦手，拿着壹張鉛字片子，朝着蕭勁濤，兩手捧這張片子，壹連鴨子點頭數回，眼睛由眼鏡圈上緣透露出。

「敝人姓高名鳳鳴，俗字岐山。在這劉家店寫帳混飯吃，蘇視學對敝家愚姪太厚待啦，我是沒齒難忘。」這位毛遂自薦的高鳳鳴倒像詩書門第，說起話來雖不能句句出口成章，總會將幾套成語用得恰當。

「令姪叫甚麼名字？」蕭勁濤討出左衣兜裡的手帳。

「草名高興家。你記住啦？可得時常在視學跟前美言幾句，提拔提拔，咱老高家纔跟着增光耀祖呢。」高鳳鳴感慨無量的說着。

「那亥不現成，我壹句話。」蕭勁濤生怕被人看出窮酸或破綻。裝做鎮靜鄭重的面孔，往手帳上抄寫壹氣。

晚飯，意外的喫了個酒足飯飽，當然是高鳳鳴當東道主咧。開完飯錢，高鳳鳴要領蕭勁濤漫漫澡去，蕭勁濤聲稱疲乏了。兩個人纏繞道便回來了。高鳳鳴讓他到高府住，躑躅工店蹙眉。他以不便冷手抓個熱饅頭。委婉拒絕了。高鳳鳴再三道歉後回家了。

翌晨，他起得格外早，洗嗽既罷，想到就近低簷的飯館子喫點朝食，心裡却在打算盤，國幣壹圓整，除掉店錢參角，所餘幾許？不喫飯，肚子餓，這又是個現實問題。滄海漂流幾經二十載，所得到的教誨棒喝，固屬繁多，然而將這龐雜的教誨棒喝清理一番，能由這些殘渣裡得到刻骨銘心亦難忘懷的，只是一些不算美觀典雅的現實問題而已。他知道他是在刻刻的生活着，脉搏『彭々』的跳躍着，呼吸均勻的連續着，餘外，一不小心，碰出擦皮傷，鮮血便會從傷口滾滾滴流，那是多末殷紅而鮮美呀。足徵他的生命是多末可珍惜寶貴呀。近年來，幾天不刮鬚髮，再拂鏡一看，幾乎連他都驚異他的鬚髮，會茁長得這樣勇猛。壹股肉眼觀察不到的『生之巨流』溶解在他的體內，他益發看重了他別人以為不值壹文的生命。要想使這生命的源泉，永恆的流蕩，連綿的延續的話，當然是一時一刻也離不掉金錢的培養的，有了錢，纔能得到溫飽，有了錢，纔能滿足慾望，譬喻腹空如洗的時節，說甚麼『人為萬物之靈』也是無濟於事。他深信『有錢能使鬼推磨』這句金錢萬能調者的凡語。使他走到適深信這句凡語的路程是下級社會環境的力量。在賭場，一擲千金，在飯店，一醉數十，這遭數雖然常有，他可決不是揮金如土的公子哥兒所俱有的那種

惰性和豪爽氣。他是爲謀更深一層的滿足他的『生之慾望』的念願而已。

這樣遐想着時的節，腹鳴愈形熾烈。這越發證明了他那雖低淺而確富真實性的理論。窗外號賣香油菓子的，豆漿，杏仁茶的聲調，雜鬧而頗富誘掖性的油然傳進他的耳膜，他情不可遏的踱出店門，吆喝住了挑擔子的小販，狼吞虎嚥的喝了參碗豆腐漿，覺得腹中空空如也，又盤算壹氣假鱈魚皮囊的錢數，把放置在熱氣滔滔的漿汁鍋上的木方盤上的香油菓子，飢餓的拿起幾條大嚼一番，還未到餘香盈腮的時節，他就算好了帳。

當這個僕紅鼻小販將擱置籬碗的方盒另壹角的錢箱抽屜打開，把蕭勁濤的僅有的壹圓國幣擲進箱底，又由另個抽屜找出五角紙幣壹張，和壹角銀幣壹枚，並壹分銀幣兩枚。他仔細觀察壹番這紙幣和銀幣鑲幣知道了這遼西的新邑貨幣流通的情形是極爲暢達，活潑，頻繁，緊張的，這經驗是由多年間驀賭場和遊狹街陋巷得來的，五角的紙幣弄得如油污的抹布，穢點散在，煙熏火燎，背面因流通過久，破裂處用報紙黏糊着，左角的還有用鉛筆寫着號碼的遺痕。若不由唯一左證的茶褐的顏色去判斷這紙幣的價值，恐怕無人得以察知。壹角銀幣磨得賊亮，發着青虛的澁光，刻着輪齒的邊緣，幾乎磨成平板。他好像看透了金融蕩動的着的底流，浪花怒濺，波濤奔騰，在這飛湍激進的巨流裡，有的人瘋癲般，驟然跌倒了，在壹利那。有的人笑逐顏開，得意的浮游在正流裡，也在壹利那。滅頂了的人又爬起來浮動了。得意浮游的人又被另個巨

浪捲進黑辣的海底，或浮或沈，或沈或浮，蠢動在這巨流的邊沿，誰也猜不透未來的運命。蕭勁濤便是被或浮或沈的運命怒打得心灰意冷，神志沮喪的漂落者。

『你瞧見哪壹位？』市公署正門傍傳達室那個差役，滾動那對牛眼，由小窗口對邊進各片的蕭勁濤怒視着。

『勞你駕，我想求見蘇視學。』蕭勁濤心臟倒顫動起來，嚶嚶的跳着，他生怕對方答個『他已不在這兒了。』

『哪有個蘇視學？』這差役尋思良久。

『他不當視學嗎？他叫蘇廣城，是我的實親。』

『啊！蘇科員哪。誰封他當視學？』異外的這差役的嘴倒爽利。蕭勁濤好像有壹瓢涼水打他天靈蓋澆下去。

『他在教育股呀。不是視學呀，在署裡沒有？』放開頭壹個失望之後，把全幅精神傾注在耳膜。

『全署三四百號人，也不是了不起的高官，誰記得住那些？』

往黑皮接見簿填寫壹些墨跡之後，他推門走出，亦麼另對這不遠千里而來的客人打招呼，便壹壁哼着千里送京娘的浪曲，壹壁往走廊那頭走去。

「啲，你來啦。」蘇廣城由走廊那頭漸近的走過來。不冷不熱的這樣寒噤着。據劉家店司帳的高鳳鳴說他挺胖，福態態的，其實並不是那樣，臉盤黃瘦，天靈蓋拔頂，眼窪陷着，眼角處堆積着骯髒的眼糞，好像有口煙累。豬肝色的紫唇，牙隙縫薰得黑黃，襯衣領子油污不堪。

「噯呀。僭哥們有多年塵見啦。」蕭勁濤不見屍首不落淚，這遭可死心塌地了。心裡也有了底蘊，親密地。

幾句壹冷壹熱的俗套問答之後，蘇廣城打了兩三個哈欠，表情是無所謂，然而也透露點「既來之，則安之」的氣概，蕭勁濤就衝着這層稀薄的氣概，把想隱晦痛哭的心情收藏起來，顯示了壹點慰藉的氛圍。『就這樣罷，我還有好些公事塵辦。晚上見。我的公館告訴你你也找不着，晚上我給你洗塵，宴賓樓見。』

蕭勁濤打市公署往劉家店回歸的路上直納悶：「人情太冷淡啦。人不親，土還親呢。別說僭還是兩姨弟兄，連到你家你都不讓嗎？我這店錢，飯錢……。」

『回來啦蕭爺。』跨進劉家店，迎鼻而來的芳香淡遠的大煙味兒，高鳳鳴打眼鏡上緣看準是蕭勁濤之後纔搭的腔。

『唔。市公署倒好找。』蕭勁濤含混以答。

『找到蘇視學啦？』

『那末有個找不到？』他心裡琢磨，今天這『視學』的頸銜可磨魅了。壹串陰翳的暗影掠過心頭。

『怎樣，事情成啦罷，多替上任？』高鳳鳴老於世相，『看客下菜碟』之雕蟲小技，當然是滾滾爛熟。

『那忙啥？』蕭勁濤好像說別人的事情樣樣不關心的。隨着，他陶醉於襲鼻的煙香中，他尋摸壹番。

單間屋內『吱々々』的抽壹陣，隨着寫意的往外賤煙，又接着是刮煙斗聲，煙籤與銅煙盤相撞聲，淫穢的娘們咳嗽聲，搥爺們的後背聲。

『蕭爺，來壹口怎樣？』高鳳鳴眼尖嘴快，看出門道。

『甚麼？』蕭勁濤坐在帳棹前的木橙上明知故問。

『這個唄。』說着比舞個手勢，把大拇指和小拇指伸成八字形在嘴前壹幌。然後惡智的嬉笑着。

『別扯啦。僮要改邪歸正咧。僮不幹那玩藝。』

『不寡是抽兩口，有漂亮娘們陪着燒煙呢。』這幾句話是高鳳鳴把那遲年不刷的臭嘴貼在蕭勁濤耳畔說的。蕭勁濤壹聽娘們燒煙，惡德的本能又在搖撼着較比清醒的理智了。但登時就想起假鰐魚錢包中的貨幣。

『高爺你請客怎的？』壹秒鐘前，他想都塵想過，壹秒鐘後，便說出口外了。蕭勁濤微感羞慚地。

『那不現成，別說幾個煙泡，樓娘們也由我開發錢。』

『多慷慨呀。』蕭勁壽心裡讚美着。

『你叫甚麼花名？』

只是幾分鐘，另壹個場面展開了，懸掛着印茶莊字號的白麻纒門簾的單間屋，木床狹隘得只能收容人類的頭部和胴部。鋪着穢污不潔的炕蒙，八寶蓮花燈放在暗澹的煙盤裡，綠燄晃晃。像來人間的死神的眼腫，壹位有着半老徐娘之媚姿的女人，無教養的在撒嬌，黑緞子棉袍，有着團花，下頰的四個鈕子散着，露着因吸煙過度異常乾啞，爲使咽喉輕鬆，撕擰得烏血成條的嗓子。紅毛繩褲，氈窩子。兩手瘦得如鷄爪，青筋突起，淺髮，團臉，雀斑，色迷豆，烏痣倒不少，低級氣味的鉛粉，把滿臉皺紋都抹平了。迷縫着色眼在燒煙。

『麗娟，請你多照顧。』說着給左腿搭在右腿上。

『蕭爺，你可別看錯了，麗娟這幾年上了點歲數，加上常鬧病，姿色減啦幾分，頭幾年可打過香么，壓倒遼西。鄭麗娟嗎，大名鼎鼎，如雷貫耳呀。直到山海關磨有第二個麗騷娘們，那纔俏皮啦，細腰玄磨有壹把粗，這對色迷眼纔够人抗的咧，讓她壹掃呀，真魂都得交給她帶走，不怎入關的何旅長要說她當五姨太太。』

『別改我咧，經理，讓我活幾天不成怎的？』所謂麗娟者連忙反駁。說着給摸着她的黑緞子棉袍包裹着的弧形的屍骨的高鳳鳴的手往下推着，又張牙舞爪轉身去捂高鳳鳴的嘴。壹不留神，黏在籤上的咕啞啞的煙膏。被燈燄燒焦，還蔓延上火苗，她忙回頭以瘦手捻死。

『麗娟，這可不是逗笑話，這位是蕭爺，新從滬陽下來的，就到市公署做事，蘇視學的親戚。哼。給他侍候好，上足癮勁。準磨虧吃。』高鳳鳴又鄭重其事的。

『你先拔這個尖呀？』麗娟給燒好的煙裝進煙斗裡，用籤子統個眼之後，遞給騎在對面的蕭勁濤。

『我哪能亥抽它？我——』在這壹瞬間，蕭勁濤意志躊躇良久。他由心靈深處發出譴責他自己的苛聲。他被壹種不可解的力量打動着，他心花激蕩，神魂迷離了。他想：世間唯有不能自拔的人是最可悲可憫的。接着又思索着幾經跌跌落覆的主因，除掉意志薄弱，不肯頓悟前非外，尚有甚麼呢？此番，好像中箭的野獸，蹣跚地，快快然，走到滿目生疏的遼西，是否爲了立誓改悔，不再滑倒，藉此謀圖苟延餘生而來的呢？如果從新生活開步的第一課，便重跌老轍，無惡不做，則相繼而來的，可恐懼不異於水火猛獸的，當然是凍餒之憂囉。這樣清晰的觀念着，對於展開在他眼前的醜態畢露的把戲，使他歇斯迭里湧起了憎恨與厭惡之心。

『蕭爺，麗娟給你燒的煙你亥謙辭，那多末捲面子？』

高鳳鳴一當真二當假的這樣拿話激。愛尙面子的民族，往往藉詞面子云云，自甘作惡或慫恿他人作惡。自己以之爲家常便飯，不知罪過有形無形的積累了多少。

「真的蕭爺，頭查回的面子怎的也得看哪。別說這是口煙，抽下去亥舒服，就是一丸毒藥，朋友的面子，也得喫呀。」蕭勁濤看，麗娟完全是助桀爲虐的在招擺蠱惑的魔手。

「好罷。我抽就是咧。」蕭勁濤在五秒鐘內，心理變化三番，即是由剛毅堅決的階段轉爲躊躇茫然，由此又一躍跌進頹廢情落的萬惡的巢窠裡。

「這纔够朋友呢。」當蕭勁濤由茫然良久，接着神志萎靡之後，終於接過煙槍，餓虎撲食般壹股氣將那個泡抽進肚裡，氣喪的咳出那口鬱氣慘半的煙絲後，麗娟幸災樂禍的用釋啞的尖聲讚美，高鳳鳴看到這差一點僵了的局勢又回復了常軌，這纔迷着淫慾橫溢的老眼，撲緊麗娟的柳腰。

「麗娟，今晚別留別人，我給你保媒，借蕭爺昨晚冷冷清清過壹夜，今晚得你陪他睡咧。」

「就怕蕭爺煩惡僧醜……」麗娟佯做害羞地。

「……」蕭勁濤甚麼也麼說。

子夜，劉家店，大炕那屋店客都在鼾聲四起，掛在頂樑柱上的豆油燈，搖蕩着螢光。高鳳鳴回去後的帳棹前的磚爐的煤火已熄滅了，棹上的蠟炬跳躑着火箴，竇燒鷄帶抽籤的老羅倒坐在帳棹前打盹。單間屋第

二號，蕭勁濤在撲着赤裸裸的麗娟睡。麗娟整天整夜操着皮肉生涯，已經疲倦得像隻母豬，青虛臉被蠟頭照的真慘，那臉在晚上看，簡直蒙上紙都哭得過。薄被，被頭泥垢有錢厚，黑亮。蕭勁濤驕在麗娟蜷窩着的柔體側，灰敗的在猛吸華道煙，兩眼瞅紙棚上的蛛網和灰絲。

『再呆兩天事不妥……』蕭勁濤興盡悲來，心裡直在估計。『可要丟醜非淺了……』接着往下遐想。

宴賓樓樓上，蘇廣城爲他洗塵的盛筵已經化歸過往的陳跡了。『天下靡有經年不散的酒席。』這句平凡而富於真理的俚言，寄與他以無限的實感。那宴會末尾蘇廣城的支離敷衍的狡誕的贈言。使他神魂不寧，心境空茫。其實，在發言那方面則豪不費勁，輕快含混，說完了事：

『你要知道，摸索個飯碗，吃穿不缺，做事順心，比甚麼都難哪。先說謀事得時氣好，遇機會，再加上有貴人提拔，三者缺一不可。你乍到本街，打把就想找到事做，那哪成？冷手亥能抓個熱饅頭咧？總得沈住氣，望長就遠的等時來運轉……』

費盡神思，千里迢迢，風塵撲撲的找到蘇廣城，自以爲這回投奔到親戚的府第，能把他由苦難的幽靈世界搭救出來了。其實結果實得其反。時氣好，遇機會，貴人提拔，這謀職的『三原則』不像風涼話那樣容易俱備呀。那樣難道自己要虛此壹行嗎？時來何年？運轉何月？何年何月纔能時來運轉？這期間，如蕩蕩幽魂的失業的煩惱，真也把他折磨得無可復加了。精神上的悽楚既使算做末節，喫飯住店的現實問題當怎

樣解決？這當頭棒喝的尖酸苛辣的難關，逼迫得使他落落寡歡，憂悵不已。人在心志頹萎神魂空茫的境域中，往往視死如歸，視犯罪爲兒戲。蕭勁濤思前想後，總有股如履薄水之感，當然『生活』就卽是最可恐懼的深淵囉。

他把視線由天棚移挪到東牆，麗娟的團花黑緞子棉袍，發揮着苗條的流線型掛在那兒，只這壹個平凡的發覺，蕭勁濤的惡智和背德的貪慾便油然而生了。他豪靡踴躍，赤身站起，敏捷的從這棉袍的布兜掏出憶想中的錢囊，這是壹個小巧玲瓏的橢圓形的高級鹿皮錢囊，外則套以法蘭西刺繡線繡得花彩秀麗的布套。他打開這錢囊，輕聲倒出來在囊裡的物件，五圓國幣兩枚，油污如抹布，壹圓者三張，仍然是縐紋壹簇，缺碎不堪。隨這國幣掉出來的是好幾張當票，半打多保險套和包煙膏的碎紙之類。

人之初，有的先哲力說是『性本善』有的大儒相對的辯駁曰『性本惡』其實這種論爭都有些走極端之嫌。人性應當喻曰『白紙』的，在這純真無垢的白紙上拿紅筆塗個圈，這白紙便被紅色染上污跡，以黑筆劃個點，這白紙同樣的被黑色沾上穢痕，若求恒的既不塗紅，又不點黑，則這白紙，要永恆的愈白愈淨，壹塵不染的。

『麗娟比我亥可憐哪。蕭勁濤隱蔽着理性之門。貪婪無厭的盜出麗娟錢囊裡那兩張五圓國幣後，將忐忑的心房用手捫住，恐怕心血的激動聲喚醒了麗娟。他把剛纔這番卑鄙的劣舉，清澈的加以冷靜的思索了，

如果要因他的先前的竊盜行爲判定他謂『性本惡』的先天人性呢，則竊盜行爲成立後的『麗娟比我亥可憐哪。』的良心的轉念，我們的大儒又當對我們以甚麼樣的巧舌辯解？

麗娟委實比蕭勁濤更可憐，更可悲，五歲喪母，七歲喪父，這孤苦零丁的蕩兒的運命，很簡單的在這時鑄成了。爲了不肯鄰家的男系子孫中斷，七歲喪父那年她便在她白紙般潔麗的腦版上雕刻了個不可混滅的烙印。那便是爲和世人鬭爭自己怎樣含辛茹苦。也要用自己荏弱的微力把比自己小兩歲，母親爲養他，產期患病不久作故的弟弟鄭大海扶養成人的，父母雙亡後，她們姊弟二人，被遠枝的傍系家族接去養育，麗娟的父母除了給她留下弟弟和壹些不值壹文錢碎銅爛鐵之外，還有甚麼呢？年甫七齡的女兒的作業日課是掃除，擦地，刷痰筒，洗濯衣裳，到十歲作業內容隨着龐多了例如裝煙，倒茶，炊爨，餵豬，十二歲時，學着給她的遠枝伯父鄭海泉燒煙，打鮮貨的皮，熬煙膏，疊褥搭被。附帶條件是讓這暴虐的伯父供他弟弟入鎮中小學。鄭大海小學畢業，麗娟整是花壹般十八歲的妙齡，伯父爲了節省兩口豬的豬食，把受盡生活的鐵鞭的麗娟以八百圓的彩禮作酬，嫁給了在她故鄉鎮中開理髮館的湖北人。同時把鄭大海送交壹家菸麻酒店學徒，從此。骨肉的姊弟便分離了。不幸的運命也隨着迎頭而來了，開理髮館的湖北人是久練疆場的風流人物，擦雪花膏，擠粉刺，燙髮有十八道灣的髮上抹油，刮臉，對鏡表演媚笑的技倆，好露出那排故意爲『玩漂』而鑲的金牙——這是這個傢伙的生活散記，好喫，好喝，好嫖，好賭，好交朋友，好唱京劇，

好穿她們似的瘦旗袍，好給女主顧挺腰——這是這個傢伙的嗜好的分類。麗娟供與他以絕世的姿色和水仙花似的貞操。結果怎樣呢？結婚不久，夫婦還算情投意合，翌年這湖北人便畢露出常態，怙恃幾許積蓄，貪酒獵色，不知止境。麗娟怎樣勸過，他也不聽；倒反日以繼夜，慌於職業，並跟娼妓雙宿雙飛，終於傳染上了性病，當然麗娟也不得幸免的。

壹架鮮花，經過些暴雨狂風，便要繽紛落英的。

麗娟處此奇恥大辱私讖拳蹂躪之下，豪無生氣。所以不肯自戕者，爲顧念弟弟鄭大海尙摩成人而已，她想起自己秋霜般淒冷的身世，只有對她逝去的雙親的遺容彈淚。是的，女人處到進退維谷的逆境，除掉暗自抹淚之外，還有甚麼能耐呢？其後不久，這無情的湖北人，因爲揮霍過甚，債臺高壘，便在壹個深秋的無月的闇夜獨自潛逃了。從此這湖北人的消息杳若黃鶴，十九歲的弱女，司運之神就給她詭譎爲棄婦了。邇來迫於生活，曾當過康生院的護士，朱門潤第的炊婦，印書館的手民，酒樓的女招待，由此於數年前，又跌落爲私煙館的籤子手，竄旅舍的野妓……風霜催殘着她，雨露折磨着她，飽嘗世人的鐵鞭，受盡生活的枷鎖……

然而使麗娟對於『生』絲毫糜感倒憊倦，倒反興緻勃勃的受甚麼千辛萬苦，亦要毅然決然保持呼吸的心思是甚麼呢？那便是她清晰的七歲時的腦版上雕刻的烙印。

鄭大海緣於先天的血液不足和後天的營養欠佳，體軀異常羸弱，偶而在商家做點推車搬物的重活或因氣候變化，患到頭痛腦熱，便先於他人摔倒，呻吟床褥的，十八那年冬患了傷癆，咳嗽，吐白沫，其後怎樣調治，亦無效驗，倒反加重，原於此就將菸麻酒店的差事辭掉，麗娟情願擔負調養的錢款百般治療，爾後每屆春夏，病勢必能減退些，秋冬晝來，又得病倒床間，十年來病榻的生活，殘害得這年輕人神志衰敗，心身俱疲，若靡有骨肉的姊姊十年如壹日的扶養在側，鄭家男系子孫，恐怕早就斷絕無餘了。

『現在，我的弟弟亥仍活在人間，隔我們並不遠，喇嘛塔後身查排平房中，我租用了間半，白天我在家給我弟弟煎湯熬藥，到晚上，就出來跟野漢子宿，怎辦？不是爲的生活嗎？不是的鄭家的子孫後裔嗎？』最後這幾句凡俗平庸的語句，給於蕭勁濤以不小的感動，這蕭條冷落的姊弟相依爲命的生活相。不是真的比健壯結實的蕭勁濤更可憐更可悲嗎？

他無端的杞憂起這個沈淪茫茫塵寰的無恃的女人了。其實世間又有誰肯同情於他自己的浮沈無定的身世呢？他翻來覆去，總是不能入寐。恬淡的初春之靜夜，在他的殘斷的思潮澎湃中過去了。他兀自瞪着兩隻乾澀的眼睛，迷朦的識着東窓接近魚白色的晨曦。

這兩張國幣是你的，物各有主，現在讓它完璧歸還。請你萬勿憤恨我，我實出於無耐，纔做此舉，這不同無心的奚落，請原諒，倘此息尚存，他日必圖報。勁濤。』

在晨光裡，蕭勁濤從枕頭底，找出那昨夜竊盜的兩枚國幣，用鉛筆昏糊的在兩張的空白處，接續這樣寫着。等麗娟睡醒，惶楚穿好衣服要往外走時，蕭勁濤把這兩張國幣塞進麗娟的棉袍的布兜裡，麗娟回首壹笑，推門而出。

錦州的春天是有着濃厚的詩意的，覆蓋着大地的堅冰融解了。接着打渤海颶過來柔暖的南風，道南風好像是潤別經年的戀人的消息傳到，給與人們以興奮和陶醉，未幾，蒙古的黃砂遮天蓋地的吹來，漫騰騰不見天日，迷朦朦不辨晨昏，公園的鞦韆架和滑臺上，脫掉毛衣的孩子聚攏着寫意的玩耍，新開的柏油路上，遊春的仕女，另換出輕爽的時裝用健美的顫腿駝駝的走着。住宅區那平屋黑漆大門的門楣上的春聯謝褪了顏色。謝褪了顏色之後春天纔能來臨呢。是的春天來臨了，群雁翔破怒浪掀天，碧波無際的渤海，安然的又投奔到牠的無恙的故鄉了。那銅銹色的古城畔的向陽處，翠綠的柔草搖蕩着身子，浴在多情的陽光中。街路樹膨大了繭蛹似的苦蕾。月夜，這枝莖清麗的舖在地上。好像結實纍纍。再住幾旬，杏花盛開時。北鎮義縣等名勝古蹟繁多的地方，就會富於魅力的療蟄居於煙塵中的錦州市民，誘引去遊逛殿堂樓閣古色古香的山間廟宇之會了。

蕭勁濤隨着遼西春光的來臨，克服了諸般艱苦與懊惱，終於摸索到了一席職位，在這新興氣氛鼎盛的新都。悠長的幽魂生涯中，蘇廣城被逼無耐，極盡鑽營運動之功，好容易纔把遠來的窮客安置就緒了。蕭勁

壽被鐵路局旅客課採用爲傭員。上班已有數日。

壹根草芥，久嘗失業無職窮酸飢渴之苦，壹旦被錄，可說是富麗堂皇的出入於鐵筋洋樓，坐在有電話，電燈，暖氣等近代文明之粹的廣濶而典雅的辦公室的綠絨軟椅上，除了將主任吩咐的訂綴旅行週報或收發文件的公事辦理完善之外，看坐橫棹愛穿綠洋服繫濃紅領帶的主任離位，可以藉機和隣座或對面的同僚隨便談談，戲迷傳講昨晚的壓軸戲唱得如何糟糕，某票友對某伶人叫倒好，財迷愛談的是這月的裕民彩票頭至三彩號碼爲多少，大翼有獎儲蓄特獎四萬圓被市內某某得到手，影迷則讚頌上海出品的古裝片如何富於古典美，以及紅得發紫的影人的軼事艷聞，色迷則大講某書館某班某堂新由京津壹帶特聘揚貴妃臨凡也似的漂亮姑娘幾名，衣服如何時興，接客怎樣慇懃，諸如此類，無所不談。及至主任由外屋回位，不防再裝正經，低頭找點活作，實在無活，就看看『袖珍日語會話』，再不就是喝茶，喫煙，看報消遣，到中午，下班鈴壹響，連多呆壹分鐘都怕吃虧。爭先恐後到白日電燈還亮着的點綴得明朗而藝術的食堂。是的，吃呀吃的，世間好像除掉吃之外，再麼甚麼事似的，他們偶而談起人爲甚麼活着，大部分都讚同『爲吃飯』這道理。否認這道理的固然也有，然而他們口口聲聲悲嘆『人活着真麼意思』。他們可不去乾脆點自殺去。不自殺，必有原因在，是有所貪婪罷，所貪圖的，除掉吃喝以飽口腹外，還有甚麼呢？所以他們拿着吃可爲重了呢。食堂的飯食既可口，價錢又低廉，就是家有佳饌，他們也不甘棄權回家的。下午也跟上壹樣屌

兒哪嘴消磨時間，下班不防再到食堂，用完晚餐再家去。

蕭勁濤連他自己都麼料到，潦倒半生的後步運，還會好起來。雖然前主任交給他的辭令用打字機打着『蕭勁濤茲採用爲本局傭員。派在旅客課勤務。日給國幣壹圓壹角整。』踩船找船比較容易的。而且這樣比無業遊民強多咧。，晝日三餐，有福社課發給的飯票爲證，就可飽腹，比這『吃』更重大的問題，以在蕭勁濤的環境來說。可說是麼有。

『麼有嗎？』蕭勁濤自己懷疑了。自從結識了麗娟，無端地，心神消耗了不知多少。他對麗娟的同情，眷念，景仰，欽佩的觀念，是超越了人間性的壹種清激的理性作用。決不是麗娟那半老徐娘的色相蠱惑住了他的感情。這完全是純白的心地。試想：爲了扶養脈絡相通的骨肉至親長大成人，繼承後嗣，自己情願出賣了無異生命的貞操，也要勇猛果敢的跟惡劣的環境爭鬪，這種清高雄偉的鬪魂，犧牲了肉身，謀圖靈魂的安堵的無我精神，不是最可保貴，最當尊崇的嗎？搭救壹個人，比讀破萬卷書，誦盡佛經聖典有價值多了。

蕭勁濤自從與麗娟，做壹次非丈夫的卑舉之後，麗娟對他，並麼加任何責備，倒反因此，友誼篤厚了。彼此氣息，好像相通了般。這是壹種神秘的有緣的結合罷。劉家店的高鳳鳴看破蕭勁濤的窮酸的氣勢後，初則指桑罵槐，攆他搬走，以後便毫不客氣，明下逐客令。不像乍到劉家店那樣體貼入微，無可無不可

了。這類人是不懂友誼交情的。在這類人的社會裡，根本靡有『友情』的存在。他們只顧利我。他年有利於我，現在怎樣低首下心，奉承服侍，吃虧受累都可以。他年於我無益，現在對我傷財，那就恨不能壹脚踢出。被高鳳鳴這老滑刁猴的奸商磨難得蕭勁濤發氣餒了，爲幾圓店錢，立逼還清，倘逾期不還，他又要到警察署，又要到分駐所的，死逼蕭勁濤把布提包那雙直貢呢鞋當了纔還完店錢。隨後就是驅逐出店。到哪兒去呢？絕峭的春寒未退，冰天雪地的陌生的邊城。他深深體得到絕大的教訓。抹着淚，收拾起僅有的屬於自己的物件，投奔到蘇賈城那兒。蘇賈城看到他墮落到這步田地，心地暗澹然將他按置在近臨鐵道的私立學校。食宿和那學校的校役壹起，食費由蕭勁濤負擔，所謂負擔，在他糜找到職席之前，並靡嚴格的規定，反過來想：正因爲食債漸次高壘，蘇賈城怕這筆債務攤到他名下出，所以纔對他此番的就職，加強了運動熱。

上班僅數日，難題便出來了，午前他在辦公室遐想，對面的老喬將市內電話交給他，讓他接，並說是女人的動靜。

『誰呢？』他靡琢磨出是麗娟。他志妾的忤過去。

想着對方的出身，職業，又想到這華麗雅緻的神聖的公廳，他有些暗羞，這不配合的場面與情緒呀。但不久，這意識就煙消雲散了。他沈靜的放好耳機。

麗姐說他弟弟鄭大海的癆病近日偏重濃痰帶血絲，急喘過甚恐有個好歹，他想跟他借百兒八十的。好像備莫測。

「纔幹了這幾天，用錢主任不能答應呀。這不是舖子，可以豫支。」壹璧往公文眉頭蓋剋閱戳，壹璧尋思。

午間在食堂午餐，他把這絞心的難題告訴老喬了，老喬思索良久，耗無熱誠的答腔：

「實在令尊用錢特急，就得請個會罷。」

整壹下午，他麼幹活，跟這個交頭，和那個接耳，囁嚅這請會的唯一辦法。結果，大抵已經成就，他雖然到局子纔壹星期，因為是所謂「老做事的。」同課的十七八號人都認識咧。

往常下班在到食堂把人生的要務解決之後，再回歸到那陰暗而富於貓屎味的私立學校的宿舍去，跟那拔頂校役下棋玩，今天蕭勁濤却壹直走近城裡，找到已拿電話連絡好，讓豫備一棹燕翅席的新發園。

看到帳棹前黑板上寫着「鐵路局蕭先生定燕翅席壹棹晚五時用」他的心激動着。好像他已是位錦州的名士或顯宦。

樓上四號，蕭豫備好了。蕭勁濤進屋就抓把圓棹上的瓜子兒咳着，看這情形，誰敢相信他是日給壹圓圓壹角的「傭員」呢。突然想起蘇廣城，今天非得到席不可，麼他，誰給做保，麼保人，誰捧自己呢？他就囑

附繫白圍巾的跑蹩的打電話，接着同僚就來了壹些，都挺放肆的坐在沙發上講壹些瑣務，主要的非難管配給的弄的不圓滑。其次因爲素日都有酒罐子酒缸之類的綽號，當然語鋒要轉到『酒』身上。

『酒是糜喝的意思咧，頭幾年，是酒裡頭有點水，現在怎樣，哼，反過來啦，水裡頭有點酒，喝多少也不會醉的。』旅客課的張國棟多嘴多舌的說着。壹壁猛抽前門煙。

『嘻！據我說呀，堵口氣在理不喝纔是好漢。』福祉課管職員義務儲金和共濟金的劉金聲頗不以爲然的。

『都像老劉那樣想，人生還有甚麼意思？』在班上坐在蕭勁對面的趙蘊哲好像對於人生甚富研究樣說。

『自古至今，是一個道理，英雄嗜美酒，才子愛佳人。糜酒喝，英雄也怕要無用武之地。』好像只有自己的言論千真萬確般，年富力強的何陶然說完後，摸々尖下巴頰。

『反正怎也是壹輩子，喫點喝點就算享了福，積金千萬，死了你也拿不去，還不等於白扯？』蕭勁嚮佳宿的私立小學校的唐校長。那侏儒的碩士，不緊不慢的以警惕的口吻。

『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至上主義，委實比甚麼『形而上』的玄虛的哲學強得多，試問埋頭於研究室的哲學博士們何嘗得到學理惠賜到他的肉身，而把一日三餐節食壹頓了？』最後發言的是宋英韜。他是

鐵路局裡職員中之理論錚錚者，宿有『現實派』的封號。

蘇廣城領着市公署教育股的韓家駿步上樓的同時，蕭勁濤聲張起『拿酒』或『冷葷快上。』忙亂壹番。淡紫的窗幃將黃昏的街景擋在窗外，隨着六十五瓦特的電燈，照澈這安靜的華屋。一陣揖讓，你謙我恭的九位佳賓，各自順次坐好，鋪潔白的棉布的圓棹上，杯匙碟箸稠密的排列着，當間，橢圓形的做江西磁的六個冷葷盤閃輝在燈光下。蕭勁濤恭謹而老練的給各位倒上濃香撲鼻的史國公酒，然後自己屈就在放置『青醬』與『高醋』壺的下席坐下。不，還糜等屁股靠板椅，就又站起，杯也擎起來。

『來罷。敝人小弟有罪，敢請各位貴客賞臉乾一杯。』

『呀！不客氣不客氣，借今天可要喝個痛快。』有以『老大哥』自居風的何陶然替會友聲答着，大家就真的乾了壹杯。

『各位同寅太賞臉啦。肯救敝小弟的燃眉之急，這不但是敝小弟終生難忘，家嚴也必喜出望外的感激。將來還求諸位幫忙。』酌滿第二杯之後，蕭勁濤拿這幾句權當了開宴辭。然而他心裡却在感着忐忑，會錢還糜見一文呢。

蘇廣城搔着拳頭瞪着那對死魚眼，接着他的話尾巴：

『今天僭弟兄在電話裡頭業已接洽過啦，敝親勁濤，突然家裡來信，說老太爺鬧病少筆錢化。壹時措手

不及，議我當保證人，舉他當會頭，請三百圓的會。在座的都算會友，這月每人拔出二十圓錢，成全他壹下，先前已經得到各位的同意啦。這習氣可俗壹點，今天算是勁濤請客，大家樂喝壹場。」一邊謙恭說「俗壹點」。一邊不能也不肯「脫俗」的是蘇廣城這類人物。正因為社會上依然存在這種人，社會的面孔纔不能如文字所寫的這樣煥然壹新，而永恆是舊的遲遲不退，新的却也緩緩不現，象形着滯澁膠着的狀態。

「如果大家不敢信任勁濤，蘇廣城甘願爲他作保，日後倘有不測，我蘇廣城決負全責。」他看到席上的佳賓木然無表情的容顏，他機警的追述了壹句。

「這個倒磨啥，小意思，救全壹個人，比上八爐香都要緊，若相信不着誰，借今晚就不能來。」張國棟巧於辭令。首肯的解說着。

「蕭爺到局裡日子雖淺，『見其面知其心』。多僧都是謙恭和藹，善顏悅色的樣子，人品太好啦。區區百兒八十的，誰還把它看在眼裡？」圍在方棹，做竹城戰時絲毫不讓的老喬，換到現在這場面，也會說出磊落大方，不較輻銖的堂皇話。

「那倒不假。請會不在錢多錢少，在於俠義。」

「對啦。俠義。見危而逃，遇難袖手，那算甚麼朋友？」劉金聲先提「俠義」是因爲他是「在家理」的教徒。何陶然隨聲附和這「俠義」不外乎是他的崇拜英雄主義的心情表露。

唐校長和教育股的韓家駿當初只以為來此喫喝壹頓完事，聽到這纔明白這悶葫蘆裝的甚麼藥了。看到大家滿場表示贊同，蕭勁濤心版上的鉛餅纔拂掉。

東道主的蕭勁濤，生怕應酬不周被誰挑了眼。拿起筷子讓客請吃燕翅大件，十雙筷子齊奔這名貴的珍肴聚來，好像二十根利箭射中壹隻鴿鷹。

宋英縮咀嚼着送進口裡的燕翅，生怕壹下子流進咽喉，上顎對下顎磨着磨着，到底它化為液體流掉了。這時髻髻他已忘掉這美味，琢磨起來，又饒涎欲滴了。他忙用洋銀羹匙，舀着先前盛燕翅的湯汁。壹匙壹匙的喝着喝着。

『請會這碼事真是個義舉，這不像賭博，挺好的友情，為幾文銅錢，傷損義氣。多不值適？人壹輩子，生老病死，不幸的事多着哪。誰管保自己壹帆風順，不讓錢驚着？』趙蘊哲等自己人家喫完第二個鮑魚湯大件，嘴倒出工夫，纔發言論啦。說完又怕嘴閑着，猛喝口酒。

人，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靡朋友幫忙，遇到緊關節要時，真能幫個好歹。』

『那可不，喝呀，對杯來老韓。』蘇廣城並靡感動於老喬的哲理。他看到坐在他對面的韓家駿發呆，他讓着。

『喝呀。』大家壹齊又乾壹杯。

「噢呀。」大家壹同舉箸。夾剛上來的八寶飯。

「僧化拳罷。」蕭勁濤總想企圖這筵席再熱鬧一些。

於是：這查群味覺與胃囊的奴隸者就化拳奪五魁，數七，行接尾令，花樣翻新，興緻橫溢。

席散了。這只是瞬間之瞬間的盛會而已。現在，這些味覺與胃囊的奴隸者，歪三倒四的接踵離散了。有的面紅耳赤，有的酩酊大醉，弄的杯盤狼藉，煙蒂，瓜子兒皮滿地。蕭勁濤總廢虛設此席，除掉唐校長答應明天送到他的班上，韓家駿聲稱廢帶，裝醉溜邊外其餘七個人的拾四張拾圓國幣，倒安靜的揣在他的褲兜裡。

溫馨疏淡的春之夜，遼西固有的恬靜永續着。擡頭看，細月如鈎，嫵媚的放射瑩晶的潔光，銀河壹道，儼如流蕩着乳汁。河畔幾顆鑽石般的星兒，光耀輝煌。

蕭勁濤揣着微醉後雄渾豪爽的心情，打着口哨，走在濃透了的深夜之陋巷，脚步有些凌亂。

「開門！」他佇立在壹排白石灰牆的平屋的房門前喊。

矗立星空的喇嘛塔的黑影矗立在星空，詩意的。

您等等啊。」顯然麗娟等他等得焦急了，雖在深夜，猶未就寢，意識清暢的花火柴，點燈，走出外屋，

「花拉！」門開了。

「您怎纔來呢，可把我望藍眼了。」嬌聲裡蘊藏着哀怨。

「宴完會，老喬他們偏要敲我竹槓子，非讓我領着逛娘們不解。人壹喝點酒，原形就出現了。老喬這傢伙纔有股色勁兒咧……」說着已走進屋裡，懊惱於剛纔化掉的不算少的國幣。就着藍燄，他「歐着鄭大海的貧血的臉色，從窪陷的眼睛裡，蕩漾着山澗之枯水樣的微光，這微光在做着萬分絕望中，還要憧憬壹個明輝皎潔的將來，壹個溫飽團圓的幸福的美夢。啊！這微光不正是在吶喊着『我貪生呀，我怕死呀』嗎？」

「蕭爺您看我弟弟瘦得還有人像啦嗎？」麗娟遞給蕭勁濤壹棵曾經植在自己嘴裡的煙捲後，拿過放在破衣箱上的油燈，讓燈光可憐的鍍在鄭大海瘦弱而顴骨凸起的臉上，然後她把燈交給蕭勁濤擎着，她掀開鄭大海那床溼濕污穢的露棉桃的破被，這個無異木乃伊的骷體，靡隱蔽的顯現在蕭勁濤的眼簾裡，咽喉如壹把爛線裹在包袱裡，青筋腫起，滿身鱗斑樣穢污的胴部，嚴如骷髏，胸骨和肋骨根根插着，胳膊細得像兩根麻秸，全身是靡有壹絲肉的，僅有稀薄的皮膚是白骨的外衣胸膛，微微看出壹些呼吸的波動，時高時低。有時被濃痰堵住，就手忙腳亂的焦燥。咳嗽時把身子幾乎彎在壹起，枕側那罐頭盒裡，帶血絲的濃痰裝滿，壹股腥臭和腐物霉爛時的氣嗅衝鼻。鄭大海將所有的病牀的苦痛，只拿兩眼表露。

「甚麼叫『人爲萬物之靈』呢？蕭勁濤看到人類到垂危時這種醜像，病篤時這等淒慘的晚景，對於素以

「萬物之靈」自矜的人類的靈感懷疑了。人間並不像想像那樣神秘而不可思議，美麗而超越了凡俗平庸呀。靈驗是甚麼呢？靈驗何時能和人類的肉體混然壹體。表現在肉眼中心呢？他所看到的人生只有醜陋，腥膻，疾病，垂死……設若鄭大海這樣赤裸裸死掉時，則殘留在蕭勁濤的腦膜上的：除掉那無異其他動物，以骨組成醜卑的體軀和食生的眼瞳外，是甚麼也烏有的。若說鄭大海也有人所共有的「靈魂」在他的肉身之外，那簡直等於誰和他開玩笑，使他無從答辯。

「蕭勁濤醫生加緊治呀。」蕭勁濤感傷然詢問着。

「漢藥喫多少付也靡見效，西醫也請了，醫生說是甚麼三期肺結核，打針罷，靡錢。他的血脈跳的特別弱，血管還硬，針判不破，喫西藥罷，藥價又貴，入院，那更是異想天開。實逼無奈，今天纔求您幫助：

……」
鄭大海劇烈的咳嗽壹氣，隨着，殷紅的血餅吐到鐵盒。

「這幾個錢，先接濟壹步。快拿它找醫生打救命針，我看性命難保——再敷衍的話。這是請會請的錢。」蕭勁濤打褲兜掏出那壹打國幣，數了八張十圓的交給麗娟。心算着，自己請一回會，當天就僅剩了十圓。三十圓酒席，二十圓逛娘們費，錢太不儘化了。自己到領薪，還有悠長的時日。

「這該怎樣鳴謝您這個救命恩人哪。」麗娟感激得流出淚來，燈籠下，淚光閃耀着，她也不去擦，一任

感激之淚橫流。

「明天就趕快請醫生治罷。種這病不是玩的。蕭勁濤關懷頗切的囑教叫麗娟。心在恐懼鄰家男系子孫的中絕，如果中絕了，則麗娟的生活下去的燈也要同時隕滅。」

翌日蕭勁濤照常登廳，麗娟在午後三時來電話，說是鄭大海經他慨助的義舉，感動得昨夜安靜的熟睡竟夜。他還說他就是死掉，也會含笑瞑目了。這天清晨，她就爲他將滿赤病院曾得到醫界最高榮譽的「博士」獎牌的遼西名醫請去診治，經過尤極良好。對於前者的消息，使他多思慮的心境又茫然莫釋了。

「鄭大海那個體真的也有靈魂嗎？幾許錢鈔，果然會使瀕死的重病者感動得安靜的熟睡竟夜？」他接到電話當時，只以爲是麗娟捏造的巧語。後來耽思之餘，深信麗娟對自己，決不會謊言相待。但和前日的對於鄭大海的醜卑的陋體的印象感查對照，又開始懷疑這「熟睡竟夜」的報道的真實性來。

「不，這不是對於我的甚麼『義舉』感動得那樣竟夜熟睡呀。這是金錢的魅力使然的。倘無金錢，再有多大了不起的義舉，恐怕也不會使他這樣感動的。」他苦惱於解答這個使他茫然的報道，他深加思索，仍無所得。

「金錢有起死回生的魅力的。啊！那不滿三十歲的青年，雖嘗盡人間的酸辛和苦辣，並靡享受到人間的

安樂和幸福。正因如此，他仍在徜徉於人生的大道，企圖最小限度的安樂與幸福，報酬他三十年來受盡酸辛苦辣的創傷。他那貪生的眼瞳，不是正在說明着他心深處的獨語嗎？是的。他爲了滿足人類共有的想執拗的活下去的本能。他纔怕死呢！若有所得的樣子，蕭勁濤心情安適壹些，他會釋了這隱瞞着的生之秘密。他情急的期待下班的鈴聲，他想下班後，立即坐馬車到麗娟的家，瞧看鄭大海這是身病而又是心病的「秘病。」

車夫揚鞭策馬。壹輛輕巧的馬車，滑駛在瀝青的柏油路上，迫近黃昏的陽春的晚風，流蕩在杏花怒放的濃香的氣壓裡。撲鼻的清冽的芬芳味，使放浪在新興都市的蕩子戀眷起南國海濱的紅櫻。蕭勁濤不是詩人，這時却也被激昂起紫色的鄉愁。他想：故園離芭外那五株梨樹，現在正是萬樹皆花，白瓣翩翩，雨後落英繽紛的情節，猶爲誘人思歸。但這些不關痛癢的詩人墨客的追憶，在他的情緒界不無漠然之感，他只壹心想見到鄭大海，探聽他熟睡終夜的所以然。他心裡還在自慰：唐校長的二十圓會錢，果然未曾爽約，如數送來，昨晚佯作醉態的韓家駿，也奇蹟的打發聽差繳到，人與人之間，委實有股互助的美德無聲息的交流着。把這四十也交給麗娟，給九死的鄭大海救活，的確是壹件暢快自適的稱心事。

斜陽掛滿的蒼灰的城門，吞嚥了這輛輕盈的馬車。

初夏的靜夜隣家誰在彈着三弦琴，琴聲悠揚隨和着歌唱的是個女人的莎啞嗓。唱的是百調的「茉莉花」，

和諧的飄揚在柳絮漫舞的夜空，給與人壹種莫名的幽怨。

蕭勁濤籬來覆去，越發睡不着。他無止境的太息着。

『愁甚麼蕭爺，甚麼事愁也愁不完，不有那麼句話嗎，『時候壹到，萬事化歸了。』有天大小難心事，到了時候，也要了結化淨的。別長吁短嘆的呀……』校役的老金操着掖縣口韻，勸阻躺在陰濕無窓的宿舍的校舖上的蕭勁濤，壹壁在抽旱煙。燈火燻々，屋壁暗澹。蟋蟀鳴在牆外，吱吱的。蕭勁濤苦思焦慮的神色，橫溢面表。

『咳！老金，明個不就是五月末嗎？二十圓會錢，先說得拿出來，會錢和看牌押寶壹樣，是不許虧欠的呀。』蕭勁濤撓着頭皮，這回可靡有誰爲他搭救或獻策了。

『二十圓錢還主於愁倒一個漢子，不忙，別上火。』忠心耿耿的老金拿軟心話慰藉着他，挺有把握的。

『寡說不忙，火上房子還不着急嗎？朋友的俠義，說千道萬，不能失掉。我是會頭呀。這可不是鬧着玩。』

『已經湊幅多少啦。』老金若講談俠義，是不甘落後的。

『拿甚麼湊幅，這月領幾個錢，扣食堂飯還不够呢。搗擡烏門，點當還靡東西，到夏天啦，我還是這套破爛冬服。老親新朋，靡我借不到的。』也許這倒是實話。

老金被這難題攔住，再也不放聲，吧嗒吧嗒抽旱煙。

『怎樣，老金，這月响錢不是發下來啦嗎？麼多還有少。搗借幾圓當股本，我到賭錢場闖闖看。』蕭勁濤躬腰坐起。

『我這月也麼大意思，共總領不到三十塊，伙食費就是壹多半加上人情份子，抽煙洗澡剪頭，壹要歡就他媽吊蛋精光。』老金背着燈影坐在板舖上說，不知他這時的顏色怎樣。

『人哪有見死不救的，我這還剩四圓錢，留當零化，你不嫌惡少，就拿去幹。』老金打他褥子底下把那四張壹圓國幣拿出來遞給蕭勁濤，這紙幣被揉搓得字跡模糊，破爛不堪。顯然是劇烈的流動在下級社會底層裡，起伏隱現着。

蕭勁濤歡悅的接過錢，數了數，揣在西服的胸兜裡：

『這是救命錢哪。老金，賭贏啦多賞你利息。』說完，他感激的用眼瞼洩漏對於老金的謝忱，他帶上那頂退色的帽子。

『好罷。老金你跟家看門，我就去。』彼此的心與心之間，交流着溫暖的友情的波濤。

出了慈育私立國民學校的校門，沿着並排的曲柳南進。到過橫道那兒，他眺望到了潤別已久的，輝煌的驛頭的月臺上的明燈，還有隱現着的紅綠的燈，橙黃的燈，灰紫的燈，交相輝映，光艷發發。這正是在指

明予他以明朝平坦的人生大道的路燈，他却偏要從黑暗的角落來，又逃竄到黑暗的角落去，捨掉康壯的大路，挺身羊腸蜀道，譽之爲他的乖僻固可，偶壹不慎，巔覆脫軌的險事，就要層出無窮了。

他走盡陋街與細巷，街巷上交織交光明與闇黑，走得連他都感到疲乏了。這疲乏不是發自他的肉身，而是發自他受盡創傷的靈魂。

摸索到常設賭場的同僚張國棟的寓所，他的後背已微覺浸透出黏汗。靡出他之所料，壹盞不够十瓦特的電燈弱煞下，五個腦袋聚攏在壹起，由上面鳥瞰，恰像壹朶梅花瓣。

『喲！老蕭倒底來囉，人嘴真靈，剛纔還唸道你咧，知道你要來嗎，壓呀。』莊家是趙蘊哲，興奮的眼瞠賊亮，不自然的笑着打招呼，必是推的不痛快，張國棟坐初門，天門是警察署的情人趙守家，賭場都管他叫趙匡胤。是個輸打贏要的橙子。宋英韜坐在末門，還有個專愛揭牌的福祿課的陳紹夷，也跟宋英韜壓末門，今天必是末門興勁大唄。壹張方棹，讓他們五個賭徒圍得水洩不通。

『來罷老蕭，我把初門讓給你，我他媽輪光桿啦個庇。』張國棟翻身站起，讓蕭勁濤坐下。

『初門是喪門，你坐下罷，有多少錢也得填進坑裡去。趙守家必是也糟場啦幾個錢，紅脖子漲臉的搭訕着。』

『天門纔是喪門咧。』蕭勁濤報復似的咀咒着，隨後，就坐在初門那把折椅上，掏出那四張無異第二生

命的紙幣。

「老蕭來啦。咱這局壹半時散不了，贏啦的大贏贏，輸啦的往回撈。幹！」莊家的趙蘊哲便是想撈的手。
「可別他媽海底撈月，越撈越深，老趙有錢賠呀。麼錢賠快下臺，倒給別位妙手。」蕭勁濤在賭場一向是好打好鬧。

「賠起你阿，看戲別看頭半晌，頭兩把輪幾拾麼啥。」趙蘊哲逞強的不想下莊，壹壁在那碼牌。
「都坐好啦另掉骰。」壓末門的宋英韜提議。

挽着袖頭的趙蘊哲抓起那三隻小巧玲瓏的骰子，巨掌在虛空裡耍歡，三隻色登時落到掉面的駱駝絨毯上，十二隻眼睛又跟着落到三隻骰上，一隻是三個黑點斜列着，另一隻還是三個黑點斜列着，闕在碼好了的牌九眼前的一隻則是方形的四個紅點。十二隻眼睛看清楚，後就擦拳磨掌，等摸棵好牌。

「四到底，二牌自己。」趙蘊哲把開好門的頭四扇輕巧爽利的送給宋英韜，二牌空着不拿，三牌四牌各遞給初門天門，看別人啓牙裂嘴的要揭牌啦，他纔拖回那四扇。

「看看甚麼面子。露啊。」宋英韜也麼揭牌，拿指尖的末神經津津有味的數摸牌面的窪點，壹壁腦裡在策定作戰計劃，人家的牌不露，他總是踴躍。

「老蕭，初門起頭撩牌。」蕭勁濤心神沮喪的撩下頭兩扇「借他媽鷄巴打鼓——壹個點。」他憤恨地。

『揭開這兩扇。』頭兩扇天門配啲個二板靠長三，末門算不錯，天配地，四個點，莊家地八，全吃。趙蘊哲心裡纔有啲底，敏捷的拾掇了前八張，他先將後兩扇得意的揭示在壹串銀幣前，是一對虎頭。別人如何也就不用看啦。

『全吃。』趙蘊哲當了壹晚上莊，吃通的遭數還算初次。

蕭勁濤那壹圓國幣，飛到趙蘊哲的布兜裡。

『莊家全殺。哼！老蕭半道壹來，紅運帶給莊家啦。』

『這回多壓。』宋英韜頗不服勁，果然，他壓了五圓一張。

第二把趙蘊哲又以八點全吃。蕭勁濤剩壹圓錢了。

當趙蘊哲把三十二棵化學品的光滑美麗的牌九在棹上打磨旋洗的時候，只壹瞬間又輸了四圓錢的趙守家，更是火上加油，惡質的眼腫蕩着蛇光，傲幹的罵天罵地。

『老陳，你今晚手興呀，淨揭好點，面子事，借十圓。』蕭勁濤把那僅有的壹圓也輸盡之後，猶疑良久，纔對友交不太諳熟的黃淨臉的陳紹夷伸手借錢。

『就拿這幾個屌錢還來壓牌九？』張國棟總着眉做個鬼臉諷刺蕭勁濤

『這幾個還是現跟人借的呢。』

『老蕭多僥都窮，磨錢可愛賭。』

『養漢的跨子，賭錢的爪子。簡直磨治。』蕭勁濤辯駁。

『明天若不用還會錢，何至於這樣糟糕？』蕭勁濤道破心深處的隱痛。扒會錢倘可不還的話。鄭大海垂危中被搭救了性命這樁義舉，縱然不知內情者流歸功於他，他暗中不知要怎樣苛受良心的譴責，坐臥不寧，夢寐難安了。他總想：假借他人的財勢，估名釣譽，這種自欺欺人的卑舉，決非男兒所當爲。既或是拿寥寥無幾的金錢救助苦難者，也要打自己的錢囊出。錢囊如洗時，則寧肯用自己的血肉換來這筆錢救助，心神纔能優遊自適，怡然自樂。

『我也磨瘋多少呀。』陳紹夷滿心不悅。

賭徒在乎手興時節，是最忌諱有人管他搗借。

『磨錢不幹，倒給有的，多寒蠢？』趙守家吐着毒涎。

『我管你借啦怎的？』蕭勁濤答上腔。氣憤不可遏止的。

『你個倒霉蛋的嘴真損，我一上場你就說我坐喪門，我怎能不輸？』

『那怨誰？怨你命不濟，生來的窮骨頭。』趙守家毫不示弱的挑戰，這油頭粉面的年輕人嘴極倒倔強。

『我種你個雜種。』蕭勁濤頓時覺得腦袋鉛沈，心臟悸動得厲害，眼前壹碼昏黑，他抓起壹個壹個獅子

的茶碗。

『吹牛屁罷。你敢打我趙守家？我挨誰搥過？』

張國棟深怕鬪歐成爲事實，極力兩下排解，說和。宋英韜和趙蘊哲心裡憤雖恨趙守家的無理蠻橫，這時袖手，他們搏鬪起來，歸齊恐怕都要受連累，所以都異口同音的勸阻兩造熄氣打散另幹，趙守家頗覺無趣，逕自默默退場。

當蕭勁濤爲了贏錢還會債心切，低首下心，終於由東紹夷手借出國幣十圓，自願當莊家，開始推了有半點鐘，窗外壹陣踉蹌的登音，使他們驚愕的側耳傾聽，剎那間，門開處，警官兩名，映現在他們的視野。壹根麻繩，倒背手縛了五名賭徒，走向冷靜的街衢。

蕭勁濤囚居在警察的拘留裡只僅三天，便被移交法院的監獄，這內中的腥臭鬧濶的情節，一如曾經幾次嘗受過鐵窗風味的囊昔無異。張國棟等以幸係初犯，各罰金五十圓了事，到鐵路局，假藉感冒傷寒，補寫三天假條，也就算倖免了撤差的危運，惟有蕭勁濤，在這兒的區法院的前科名簿上，倒記載着他會以賭博有過被罰金百圓的前科，法官不慌不忙的在審判廳的正面的高臺上，朗讀對於蕭勁濤的判決狀，銘記在蕭勁濤那健忘的腦裡的是最末壹節：『……茲依刑法第二十一章第百九十條之『但書』處該員徒刑三個

月……』他知道是被視為『常習者』了。

迭遭不遇，身入囹圄的蕭勁濤，在這個教誨鞭策人類走向正常的大路的修養的道場裡，這次却略與往昔不同，雖然不無甚麼『籠中鳥，有翅難展：』之感慨係之，對於前途，頗不似從前那樣以詩人或夢想家的情緒，裝飾並非『了不起』的前段路，同時對於這裡頭給與他的肉身的枷鎖和慘痛，他並糜感到如何的苦辣難忍，他想：反正人生一如演劇，喜怒哀樂悲歡離合，哪壹節目都需要人們來扮演的，第一使他滿意的是食既得飽。睡又得足，季節在初夏，這裡又不用甚麼被褥衣物之類，出獄後，生活未必能這樣安適而寡慮。然而二百會錢，壹文的籌劃都無從籌劃，便遭此不幸，捫心自問，他殊覺赧顏而戰慄，猶其使他心神不寧的是麗娟姊弟的生活相和鄭大海的宿疴……

濃綠欲滴的海洋風飄蕩着的錦州的酷夏，是很容易過去的。季節若屈指數起來，千載如壹瞬，窮苦或迭落在黑暗的溝壑裡的生活，却覺得度日如年，這悠遠無止境的壹串串的日子該怎樣打發呀？

鄭大海自從得到蕭勁濤坐獄的惡耗，將有些起色的肺疾又轉安爲危了。滿赤名醫即便有回春的妙手，所治療和被治療的是肉身而不是魂靈。能治好他的身病而治不愈他的心病。這該蘊藏着幾何人生的『裡道』的妙味呀。

麗娟看到弟弟鄭大海經醫師診療的結果，病勢漸次減退，濃痰常吐，總已不帶血了，氣色由乾黃微微變

成紅潤，靠近三十的獨身漢，顏色會細嫩壹些，不能不稱此爲奇特罷，食欲也漸形增進，熱度除了接近黃昏時分外，殆能保持往常溫，脈博的速度無異常人，血管的踴跳只是微弱一些。和樂的日子倒容易流逝，仰仗蕭勁濤這位奇男的慨助，陪伴着弟弟的病榻生活的這壹個月，悠然在她熱烈的盛燃着希冀的興奮中過去了。她幻想着無異自己的精血的弟弟，這有着可以自詡的悠久百遠的家族史的鄭家唯一的苗裔的弟弟的體軀，若果由於蕭勁濤的義舉和自己日夜勞瘁看護所賜，而真的肥壯健康起來，無拘是另到埠頭槓貨，到鄉鎮就農，縱然他受到生活的折磨鞭撻到萬分，她的衷心也覺得死有餘慰了。她雖不在奢想甚麼巾幗英雄，把多年的宿願，無遺恨的克遂了，由於自己這樣操着神女生涯的被人唾棄不置的女人的手，救活了一代家族史的中繼者，俾使這中繼者不再受盡病魔的糾纏，挺身而立，拔步而起，把受到祖父的血流的洗禮，永遠遺傳給子孫以這血流，完遂生殖繁榮的本能和不使人間的種族中熄滅了『鄭家』的子嗣，能果此熱望，她倒以爲是平凡的人，做了壹件不平凡的事了。但她倒不以爲是甚麼煞有介事的『傑作』她覺得這和『傑作』還有相當的距離。

天下事，亘古迄今，就靡有都遂人願的。過去如此，現在如此，未來當亦不能例外。這是幾千百年的歷史演繹出來的雖平凡但却是牢不可破的『常識』。蕭勁濤犯賭入獄，在蕭勁濤個人想，固屬是『古亦有之』不足驚奇。傳到輓娟的耳裡，倒像個世俗所喻的『晴天霹靂』。她驚愕得手足無措。壹盞路燈熄滅

了，闇夜的航程，風狂雨暴，她這失恃的孤雛，當怎樣邁步去往無底的未來去呢？她像誰剝掉她的兩眼，意識界頓時暗澹誌惛下去，壹場暴哭是她的恒舉。照經驗談，遇到心神不快，難題迫近時，往往會因為痛哭解除了剎那的煩惱，這場慘遭，却不同慣例，哭瞎眼睛，內心的慘痛也不會減退若許。

及至她萬無可忍，將這噩耗告訴了鄭大海，這素日有着無異冷血動物似的性格的鄭大海，也如聽到爆彈般，一咕嚕爬起來，握緊拳頭，睜大了凹陷的眼睛，兀自憤懣不置，憤懣之餘，奪眶奔流的是男兒的熱淚

……

氣惱，憂悒，無法分析的鬱莽的情緒，把這三期肺病患者的身心，糾磨得日見憔悴。日見衰微。儼如秋蟲秋草。

『大海，你睡罷，熱水在頭上攔的，我就回來。』麗娟換上那件唯有油污而多縐紋的印度綢長衫，失掉青春的鮮艷的圓臉抹上壹層的粉脂，劃的細眉和擦口紅的嘴唇，宛如街坊賣藝者玩耍的傀儡的彩顏，她看到隣家燈火又煌煌了。她只吃了壹頓飯的肚子還在咕嚕咕嚕響。若只有她自己，成爲餓殍亦不足惜。病篤的弟弟，糜錢治療，就屬天大的罪孽。再讓他也受到飢餓。當姊姊的她是該愧死的。她思慮至此，堅決的無法恪遵蕭勤濤的勸箴，終於對她弟弟輕聲囑咐着，邁步走出外屋。

「姐姐，你，你哪兒去？」昏睡朦朧的鄭大海啓開那如管井的枯眼睛，翹望着麗娟的身影，麗娟就又走回來。

「往哪去？大海，你不問罷。」麗娟壹任珠淚橫溢。

「姐姐，你不要去，蕭大哥不是不讓你再去出做那種事了嗎？」鄭大海情急的詰問着，壹壁在呻吟。

「咳！弟弟！誰有粉不願往臉上擦，管們不是爲了生活嗎？」灼熱的淚滴掉在鄭大海的瘦臂上。

「爲生活？」鄭大海這纔閉上眼，佯擄樣屈服了。

打閉着的眼皮穿出沸騰的淚水，衝過橫鼻樑，浸濕了枕頭。

「大海，你有病，別哭傷了身體，只要你能好，我再遭比這更重的罪，也甘心。等蕭大哥出來以後，就不用做這種下賤職業了。現下不做能行嗎？前天當耳墜子換來的小米子已吃光啦，不治病我都心痛呢，怎能餓着你……」麗娟妮妮的道破橫在狹隘的心裡的難題，心如針刺的般……

「好罷。你去罷！」餘韻散漫在屋空四壁的室內。這尾聲該含蓄多少鬱憤悲慘，悽愴，哀怨呢。

人間的悲劇，統被鄭家姊弟二人扮演無餘了。

麗娟輕輕把鄭大海的皮包骨頭的瘦胳膊，屈進黏糊糊的被絮裡，逕自走出屋，迎面打來的是連綿淫雨。

蘇廣城下班歸來，心地煩燥異常，本來就黃瘦貧血的顏色，受這場累贅後，愈形枯槁蒼灰了。人在懊惱悲戚的時節，表情上永恆的要隨帶着陰霾的灰影，年齡也會被不知底細的人猜測錯誤，這位僕僕宦海，漂流異地的小吏，順境時少，逆境時多。班上，有勞形的案牘，有嚴重監視言行的上峯。家裡，因為夫妻感情不合吵嘴搏鬪是常有的事兒，兼之物價昂騰，薪水既少，人情份子偏外多，拿到家裡的錢，往往寥寥無幾，以此買柴米，嘗感不豐，現實生活既然威脅着他，與他以動搖扭轉的逼迫，對於振肅官紀壹途，就自然有些不無遺恨之點了。例如他以執掌市內所有的初等教育機關人事權為有機可乘，加上腐朽的社會劣根性未除，操神聖職業的教員們，每到他的私宅拜謁，臨行時都要以『此雖為虛禮，在過渡期，壹時無法廢止。』為口實，嘴裡說着堂皇其詞之後，必以賞炊婦的名目擲下五圓或十圓國幣不等，他也就稍事辭却，收下當生活費了事。每當招考教員，類似受賄的情節屢見事實，市內的地方新聞，對於蘇廣城這種劣舉，曾經痛烈的攻訐抨擊過，然而新聞記者寡會單純的去揭穿壹個人的私德，靡有『建設的』改革社會的陋習的意圖時，則這攻訐只止於攻訐壹個人而已……最令同僚譏棄侮視的是當他初轉到這兒的翌年春節的哄動壹時的滑天下大稽的笑話，到親友應第拜年賀節，這古禮不知相沿幾千百載，僅止於拜年賀節，倒無廢止之可倡。借這機會，親友有子女時，假為這子女『買糖吃』的甜名。靡有呢，借賞聽差侍僕為詞，臨去時都要下十圓八圓。下級職員，將年間所得，統化消在這筆重債上的是屢有所聞的。蘇廣城年輕時放浪不留

花街柳巷，靡也玩不到的，和妻結婚，雖已十有六載，總還靡養過甚麼，不外是他尋花問柳的餘蔭所致罷。他的家庭既靡孩子，以經濟所迫，又非雇傭聽差或奴僕之類，這般寡有出項，而無進項，是壹筆不算小的虧，他慳吝成性，生活再不豐足，就異想天開，由隣家租壹女兒，聲稱是他的姑娘，只春節那壹天，就收到賀禮百餘圓，扣除租金和到比他官大的上峯家所耗費的錢款，還剩五六十圓，在官場中，這一段軼事，曾經名噪壹時，廣開遐邇。

蘇廣城縱然被同僚這樣侮視直至邇今，他對於生活的意識却也未會改掉，他常想：理想和現實生活差得太懸殊了。誰都願意把自我建築在至真至善至美的溶合體上，淨化了。不被世俗的凡瑣勞神，構思壹些光朗華麗的境界，現實却偏要這樣醜惡污穢。人到不惑的三十，年輕時的幻夢該破碎為泡影了。何況他已年愈四十，他不再有甚麼『形而上』的妄想了。有的只是『形而下』的現實。生活越苦，對於現實越感到恐怖，現實像毒蛇，像猛獸，像鋒銳的利刃……

他斜倚在炕上看『曾文正公家書集』。聽見妻在外屋廚房跟人說話，門推處，鐵路局的和自己性格和人生觀雷同，每逢談起人生，很能投機，平素互相敬慕的宋英韜來了，嘴植着煙捲。

幾許寒暄之後，宋英韜擠着熬過夜的眼睛。

『蘇爺：第二期『扒會』就在明天啦，錢可預備啦。』

『別提啦，我算讓蕭勁濤騙苦啦，再呀，當保證人這種事兒，叫我祖宗我也不幹。』蘇廣城壹壁爲他倒煖瓶裡的水，兩人坐在壹張方棹兩側，棹上盡是茶壺茶碗之類。

『人不死，債是不會爛的，蕭爺不是你們的親戚麼？他再住兩個月就出來啦，這輩還不上，下輩子變老驢老馬，也得晚生到你們家還債。』這位『現實派』的鬪士也會說到『非現實』上。

蕭勁濤入獄翌日，該扒壹次會，他既不能履行前約，當然這時唯有保證人是問咧。蘇廣城這慳吝成性的微吏，遇到此時，想刁狠逃避是萬辦不到，市公署的同寅還差勁，鐵路局的會友都是新交。唯有新交纔得講信用俠義之類咧。實逼無耐，只好代替會頭『扒會』，把餘下八個人傳遞過來的紙條揭曉壹看，何陶然寫的月利最多，帶紅格的信紙上以濃黑的墨跡寫着『八角』兩字，再靡有過其右的了。除掉這等被蹂躪於錢鏽的弱小者外，十圓錢月賦八角的高利，委實不算寡額，別人只照十八圓四繳付，蘇廣城除掉拿自己應拿的金額外，還得替蕭勁濤甘脆的出金二十，這在既有煙累，鬧行交易，物價又極昂貴的環境想，家庭經濟要立即現出破綻。

不知覺間，壹個月過去了，白天則南風揚着熱砂飛騰，晚間西天閃着火蛇，暴雨連綿的壹個月，煙水般的流逝了。

『羊毛出在羊身上，蕭勁濤出來可不得還錢怎的。』蘇廣城心裡琢磨：『他若有錢，還不至於請會呢。』

「老蘇：我給你商量壹件事，者事若辦成啦，蕭勁濤少還幾個，你也賺大虧吃。」宋英韜摸摸那短鬚，喝着開水。

「甚麼事？」蘇廣城瞪亮了他那死魚眼，不得思索地。

「新開街源茂東五金行的唐經理，就是借在賭場上常碰到壹起的唐宣武你認識罷？」宋英韜拿眼色逼着蘇廣城快些由記憶簿裡，別抉出這有聲色的人物的面影。

「唔。打牌好和門前清斷么九那個唐經理，掖縣人，梳個小平頭。」

「再說就錯啦。」宋英韜眉間透露出探險家發現到甚麼的時候那種亢奮的感情，給煙帶拋進畫鹿鶴同春彩繪的痰盂裡。

「這年頭，你別看甚麼貨物都受統制，不來財，寡賣配給貨還得賠，五金鐵器家具，可不受那壹套，加上錦州是個新興碼頭，土木建築，是興旺非常啦，高樓大廈直勁蓋，哪座房舍也少不得用五金什器，唐經理真會投機，看開這步棋啦，開市不到四五年，現在已經掙到十啦萬。」

蘇廣城頗不解宋英韜爲甚麼講這壹套玩藝。

「人的脾氣是隨着身分滋長的，唐宣武不是兩肩膀抗個嘴，乍從山東下關東山那時候的窮酸氣啦。現在雖然外表上，買賣鬼的『俗氣』靡脫，論資產總是錦州屬頭批的腹實。飽暖生閑事，現在他已不堪他鄉放

浪之苦，縱然老家有元配，遠水解不了近渴，他早就操辦想辦個姨太太。」

『辦不辦姨太太與我何干呢？』蘇廣城的心裡話。

『老蘇，你能給保個媒不？』宋英韜齷齪弄着厚嘴唇。

『我保誰呀？突如其來的迫問，使他瞠目。』

『這個媒，除啦你保，別人算幫不上忙。』

蘇廣城總不明白這問葫蘆裡究竟裝的甚麼藥。

『你打開天窗說亮話得咧。』宋英韜仍然悠然自適的。

『提起來這個人你早就認識，就是頭幾年紅極壹時，名噪花界的野妓鄭耀娟，她跟令親蕭勁濤不還有壹段秘交麼？』蘇廣城這纔猛然醒過來。

『唐經理已經是個聞名的財閥啦，說姨太太不易如反掌，怎能要個下市的野妓？』蘇廣城很爲他掃興似的嚇嚇。

『不怎叫『無巧不成書』呢。唐經理正是狼虎年季早就不安於室，每夜出去酗酒獵色，偏巧，他就看上了鄭耀娟那對色迷眼。最近包住遼西飯店的三樓，倆人簡直是形影不離，如膠似漆的，現在唐經理壹心想納她爲妾，藏嬌金屋，就苦於沒有月下老人，給他玉成其事咧。』

『我能幹這碼事兒？』蘇廣城纔測開他的來意，想到鄭麗娟和蕭勁濤的不算淺的艷史，他躊躇於當這媒妁了。

『老蘇，你別頑固，我是爲你著想呀，你若能把這意思傳遞給鄭麗娟，串通成啦這碼喜事，唐經理心眼不死，還能白讓你磨嘴唇和鞋底子麼？』宋英韜得意時就摸那尖下頰。

『噫！』蘇廣城心機頗不遲鈍，猜度宋英韜在這裡頭，必是已經吃到好處。他微含輕蔑的氣味，縐鼻『噫』着。

『再說老蘇倒不是說喪良心，唐經理現在是非她不要。手頭錢富足有餘，爲蕭勁濤的會錢着想，背着麗娟，多要幾個身價，唐經理也不會疑神疑鬼。』這位謀臣的獻策真是八面玲瓏，完美無疵。其實，在蘇廣城意識裡琢磨：他何嘗不是怕蘇廣城瞎了他們的會錢，進一步想着機扶點油水，以飽償他的『現實派』的生活呢？

『你這個卑劣的傢伙，人在苦難中，你既無心搭救，倒反要趁火打劫，這種蠢舉該多鄙夷？該多罪惡？』就在蘇廣城像個擁護正義的英雄般，在心裡咒詛着宋英韜同時，另壹個潛隱在他心地裡的本能的慾念，油然誕生了。熱烈地。

『宇宙爲矛盾的巢窟。』他以現下這不統一的意識，證實了這道理。

『二百圓該是不算小的錢款。……』蘇廣城先由爲蕭勁濤當保人而受到的累贅，這堅實而有用的錢數盤算，區區微吏，勞形於公職，試問：少吃哪壹頓飯肚子不咕嚕作響？他爲了飽腹，爲了殘喘，只好忍氣吞聲，苟延於生活，在這種不潤綽又無餘裕，節儉至再，纔得糊口的經濟困窘的枯狀下，替別人負擔這筆巨款，確是會使他叫哭不止的，況且他又是個慳吝分毫計較錙銖的小人物。

查種利慾的惡智，蘊有魅力的在向他招手。

『老蘇，別猶疑啦。我就特意爲這事來的。你就去串通罷。』宋英韜打斷蘇廣城的殘續的遐想，猛的說這幾句，拿起戰鬪帽要走。壹壁謙恭有禮的鞠躬點頭。

『這件事你先讓我尋思尋思，日後再說罷。』蘇廣城送走消逝了後影的宋英韜，回頭又拿起『曾文正公家書集』這回却怎的也看不下去，新的慾念，新的背德，在他的腦裡又覆幻滅。

麗娟終於在殘夏的炎陽烤焦人們的天靈蓋的時節，將醞釀已久風雨滿城的馮婦再嫁的大事結束了。在有着查道彎曲的清溪，河畔垂柳鬱濃，河水潺潺，鴨鵝浮游其上的靜謐的市的民宅區，選擇了壹座清幽素樸的房舍，和鄉音迥異性情倒似溫柔的掖縣的商客唐宣武結同居之綱了。

說是房舍壹座，倒也過於誇大其詞，唐經理本着『耳不聽心不煩』的俗理，故意忌避櫃上的言人人殊的

燕音和同業朋友這些誹議和諷刺。纔打住慣了的櫃上後院西廂那自己那雅靜的獨室，將被褥衣服日用什物，雇馬車五輛搬到這座平屋。他是僅由房東住着的五間正房的西頭兩間半，以月賃每間八圓的高價租到手，裡外兩間統施以簡素的表糊，玻璃窗櫺新塗了顏色。裡屋是他們的寢室，說是設計豪華，倒也未必。稱之因陋就簡，又嫌不恰當，這個屋子的擺設，只好喻爲是他們這偶合的夫婦之面容與心境的寫照。在凋謝了青春的臉部抹壹層粉脂，在受盡雨打風吹的靈魂開了壹朵不很鮮艷的花。雖然牆上的匾額，風景鏡框，都張貼着新紙條，將拜賀『納星』的所有的艷美綺麗的名詩文名語彙都邏輯無餘……

麗娟自從在遼西飯店的壹個微暗而狹窄的禮堂，於不很雜多也殊缺興烈的賀客面前，名目上再嫁給其貌雖平平，手頭倒握住幾許貨幣的商客的凡俗的典型唐宣武後，馬虎中已經度過過旬餘。這段失掉重心的生活給與她的低壓，使她氣息梗塞，言動失措，她視晝爲夜，視夜爲晝，看光明儼如黑暗，看黑暗又同光明，這明於暗，這光與影，……這壹團團的陰翳，壹閃閃的晨曦，使她失掉正鵠的官能，壹切只是壹堆灰燼，壹灘瓦礫，壹團糟，壹場夢，……

她並無法憶測蘇廣城爲了這事，措去幾許鬻賣自己的肉身的金錢，在蘇廣城幾番花言巧語和跑前跑後的周旋後，麗娟終於決心冒險效再嫁的馮婦了。她倒不是看中了唐宣武那碌碌平凡的俗態，也驟有壹躍而當上富豪腹賈的姨太太的虛榮，假借這個平地而起的小商人的無可如何的金錢，把命在旦夕愈形危急的弟弟

鄭大海救活，既是她近年不渝的宿志，對唐宣武，又不是了不起的詐欺與背德。鄭大海的病勢有增無減，是從聽到蕭勁濤受挫入獄後，經濟極端的壓縮逼着麗娟舊調重彈，再操神女的職業，然而街坊的肉慾衝動者，又誰肯顧憐這空枝無花的中年賣笑婦人？連夜累日追索的所得，還不够旅舍茶房僕役之類的抽頭，鄭大海的三餐和醫療費，自己的充飢和粉脂，每月九圓的房租，薪柴，日用……苦難折磨得她只有徒喚『奈何』。喚『奈何』之後，不去自尋方策打開難關，也是無濟於事的。起初她只有背着瀨篤的弟弟歛，想到百策莫解時，就要向壁彈淚，抽搐着荏弱而瘡痍滿身的瘦體。哭常了，淚水盡了，眼睛感到乾澀，那時她想：『有淚可流的人，還是屬於幸福的。』

蘇廣城便在她這種悽慘的遭遇下，來揮動他的『辯舌了。』

爲救燃眉，三百身價，出賣了鄭家壹隻苗裔的肉體。然而麗娟決不以爲她的肉體還值更多的金錢，勿寧以爲唐宣武上了蘇廣城的當而多出此鉅資。她唯一的冀念，倒是唐宣武甜言密語聲言過，予她弟弟治病事，自己甘願負責的壹彙憧憬的星花。她就樂從於這件不算小的終身事了，壹璧將三百圓爲弟弟還藥債，房租，和買弟弟想吃未得的菓物罐頭以及吃多少亦不見所謂『奇效』的西藥。和請得過博士獎牌的名醫。三百圓把它整看，爲數雖似很大，零花則瞬息就要揮盡。而麗娟來到這所新居，已屆旬餘，唐宣武那段綢繆的蜜語，單只成了往事。現在，舊事壹言不提，這商人日出則匆匆奔出，汲汲於利慾，日入則疲倦的走

回，享用這個可憐蟲的色相。把麗娟深鎖在戚友鮮有見聞的市梢的這座獨院的幽宮裡。

世間用甚麼，可把不屬於自己的另壹個人的魂靈鎖住呢？

唐宣武這個凡夫走卒，只鎖住了麗娟的軀殼而已。麗娟雖然來此新居旬餘，何嘗有壹時壹刻忘掉病榻呻吟朝夕不保的弟弟鄭大海了呢。伏侍在側的麗娟的替身，縱然麗娟肯拿月給二十五圓的昂價雇傭到壹個性情柔順的老嫗伺候鄭大海，但那只是「替身」而非「替心」。只是「雇傭」而非「血緣」。人間的遇合，該是多麼妙秘而不可思議呢？

「十天了。」麗娟打發走了出去汲汲於利的唐宣武。自己有心無腸的舉着擺着朝飯的棹子出神，飲食慾減退益趨深重的胃囊，老把她所有的嚥進去的東西照樣傾倒出來。以故她也不去進餐，兀自空茫的坐着出神，

這十天的幽閉生活無異十年那樣悠久，那樣寫遠。迭次在唐宣武眼前提說接濟錢款，為她弟弟醫疾事，統被這似有柔情，實際和不拔壹毛的齷齪無異的唐宣武以沈默據否了。如果說沈默是最大的侮辱的話，她遭受到的侮辱則是至大且巨了。彷彿光朗，隨帶而來的是暗影，覺得前途黝黑，則又要幻想憂悶的明輝，她的心地愈形混濁模糊了。

倏起倏滅，倏滅又倏起的，是凝視着的渺遠處的光筈。有連續的黝暗，沈沈靡有連續的光亮輝煌。壹個

光亮熄滅，不再追求另個火燄，也許黝暗要連續無止境的。只要去另凝視壹個火燄，這火燄早遲是要出現的，不是光彩四射也好，只要尙有點微光。

『再住十天，蕭勁濤便要出獄了。』

麗娟想到這兒，不由得鼻頭壹酸，久已乾涸的澁眼，流溢出無色無嗅的淚來。

她壹壁窃喜蕭勁濤的出獄，壹壁心板上做着暗羞，貞操未必是女流的第二生命，只要是人類，無拘男女，生命只有壹個，餘者僅是爲延續這生命所行爲的手段伎倆而已。因而她所暗羞的並非爲背信爽約，轉嫁給唐宜武這碼舉動，而是自恨自己靡有更大的力量，或將他由獄籠掙出，或對他獄中不佳的飲食予以補給調劑；尤其日夜憶念，朝夕關懷的是蕭勁濤的健康，時在盛夏，惡疫猖獗，偶壹不慎，就很容易感染成疾。世間再靡有比生命再珍貴的了。

『三個月的囚居，會把他的身體削磨成殘廢。』她像對她的靈魂申叱。這樣獨語。熱淚涓涓的流蕩。

『蕭勁濤爲了延長大海的生命而坐獄的呀，不，爲了完遂我的志願，爲了綿遠鄭姓子嗣後裔而坐獄的呀。』她把刺她心臟樣痛辣的隱痾說出來，又獨自慟哭了……

麗娟和蕭勁濤，這壹對滄桑人海裡浮沈流蕩的男女，不知怎的就結下俗世所云的『不解之緣』無端的，兩個人的心靈連繫在壹起，堅牢結實地。好像他們纔是真的息息相通心心相印，壹種肉眼觀察不到的人類

最高至上的情操，互相憐恤，互相慰藉，互爲救護，互行關懷這種清澈如水的理性，超越了人間所有的嫉恨和疑慮，混然溶合於壹體，而且要永恒而熱烈的交流着，連貫着，膠合着。彼此越經過幾多打擊，這膠着融洽的程度越堅實，越鞏固，形成壹種強韌執拗的『不死身』。

蕭勁濤終於出獄了。在麗娟姊弟的切盼熱望中安然走出黨陶人間的道場。時節已是陣陣涼風拂來，梧桐葉染上焦枯的斑點的初秋，近午的陽光，還是淡熱如焚。

正如他走進監房時的情景，他又由監房走出，壹切只是平淡如水，無悲亦無喜。唯有重看到鄭大海仍然喘息在人間，他的刻刻牽掛的心懷，纔舒暢了些，覺得他三個月的刑罰，纔有它本身的價值在，甫及聞到麗娟轉嫁，他悲戚的縐々眉，長嘆幾聲，然後強忍着心的慘泣，靈魂的戰慄……

他又投身於這茫茫人海，馬上感到困窘的手無分文，將怎樣生活下去的問題。不如老死獄中，衣食無慮的好。萬般無策，他又踉蹌的壹任涼秋拂着他腥酸的幾個月，未剪的修髮和長得使他都驚惶的鬚鬚，來到麗娟的弟弟鄭大海的寓宅。這壹喜壹憂的景況，使他悵惘而茫然。暫時無處下榻，又不忍再度離掉鄭大海這尚有壹縷靈魂的病夫，就把麗娟雇傭的『替身』辭掉。他興高彩烈的願代麗娟親侍床側。雖然這時所餘的錢款爲日數已是寥若晨星。

鄭大海的病勢又轉危爲安了，竟夜失眠的神經系，也能安靜下去，以故他在狂喜激奮之餘，夜以繼日的

貪起睡來，蕭勁濤這跋涉在沙漠裡的駱駝，他疲倦而又疲倦的，兩人往往白晝也在鼾聲大作，昏睡不醒。

聽到蕭勁濤無恙的走出牢籠，舊日的僚友，情緒木然無所感的各辯各的事情，鮮有來探望慰問他的，有的只是蘇廣城，在壹個秋雨霏霏的黃昏，輕輕推門而入，帶來壹張鐵路局人事課託他轉遞的『懲戒免職』的辭令，談話是不關痛癢的問訊幾句獄中待遇和飲食，來訪的正題當然爲追索『會錢』雖然在另個人的身上措去的數目要在這所謂『會錢』以上……

麗娟從市梢的幽宮重來市井看她弟弟，是蕭勁濤出獄壹星期後，壹個陽秋曬滿狹街的中午。

『勁濤，你瘦了，這都是爲了鄭家……』見面囉說上兩句，麗娟看到蕭勁濤那飽嘗辛酸，瘦弱異常的軀體，她像受到委屈的嬰兒，用手梳弄着他那錯綜的長髮，說着熱淚燙着自己的手背，蕭勁濤心裡也在酸痛，淚眼望着淚眼，他爲遏止她的悲哀，握住她的手腕，啊，兩隻手握在壹起，灼熱地，體溫和脈搏的度數和回數都是相等無異，兩個人的身體的血液交相循環了，從他的身子激流到她的體內，又由她的身體將溶解成壹團的血液貫穿過去，輪轉不已。

鄭大海含着微笑，呼呼的睡着，這是靈魂的安息罷。

『麗娟：這是鑄定的運命麼？太奇妙了。我和你，你和大海，大海和我，是誰在與我們作祟，用司運的

來繩將我們細縛在壹起：』蕭勁濤聲音顫動着，這唯有感激時纔有的顫動呀。

『真的呀，勁濤，既然彼此都活在世間，還要嘗受生離之苦，這苦楚是難耐的。』麗娟的語聲裡滿着哀婉。

『誰又逼你嫁人了呢？』麗娟的耳畔有這樣苛薄的獨語。

麗娟不在辯駁甚麼，望望弟弟鄭大海安靜的躺在炕頭，胸部均勻的一上一下呼吸着，這個病夫在夢中又遇到甚麼？瘦如削的嘴角處，不又浮蕩出微笑了麼？

『這不是說夢。我渴望這樣團圓的生活，即使這生活不健全也好，背德逆境也好：』蕭勁濤倒嚴肅正經的這樣說着。

『實際想辦到，也許不易……』麗娟又憂傷的彈淚，但是她何嘗不在切盼着明日，切望着明日之幸福，明日之光輝，想毅然除淨身邊的醜陋，污穢，迎迓未來的光朗溫暖。這明日便會降臨於人間的。身居醜陋污穢的氣圍中，而這人的官能遲鈍了，瘋癲了，並不覺得置身醜陋污穢之可惜與可恥，這種人是永恆的不需要光明，不歡迎幸福的，不，這種人簡直是醜陋污穢的浮虜，世間唯有這種人是最可悲又最可憫。

『不易的事，纔要我們做呢。』蕭勁濤剛毅果敢的訴說着。握緊拳頭，好像要與誰壹試身手……他爲甚麼要說『即使這種生活不健全也好』呢？離脫了醜陋污穢的環境，掙扎到光朗的坦途，那兒有清風，有麗

日，該是人們景仰不止的心理罷，明知這種生活既不健全，又係背德逆境，偏要效『馮河』的『暴虎』，這種行徑，悲憫之餘，使未曾身臨其境的人，索然莫解……

蕭勁濤此時雖在憧憬未來的光朗，他並靡忘形忘我，他深知現實是多惱都是堅固不稍動的，甚麼樣豪華綺麗的夢，轉身醒來，也要蕩然無存的。『未來』並不是夢幻的昇華，而是『現在』的延長，過去腳踏實地活着了，現在在腳踏實地的活着，未來也決無千差萬錯，要腳踏實地的。既然要腳踏實地的『活下去』。對於『怎樣活下去』的課題，便不得不做具體的準備。這準備的設計統由蕭勁濤擔當了。

當晚，麗娟查壹記準蕭勁濤的籌劃，回到囚鎖着她的肉身的幽宮，而不改色的照常燒飯炒菜，侍伺唐宣武晚餐，熄燈後，聽到唐宣武熟睡時的鼾聲，他輕盈的爬起來，把包裹好了的唐宣武那些不怎時興的幾套洋服和壹床俄國絨毯和壹套軟緞被褥，小心翼翼的拿到庭院，默默的遞給早已等候在牆角的蕭勁濤，然後關上門，鑽進被窩躺下了。翌晨，唐宣武和往日無異，日影滿窗時纔起來，洗漱後用過早餐，就照常匆匆到櫃上了。

蕭勁濤直睡到過午始醒，猛然睜開眼，給鄭大海的水藥倒在茶碗之後，推醒這竟日昏睡的鄭大海，他揉搓了壹番眼睛，仰起頭，把這紫褐色的水藥喝進肚裡，就又躺下耽睡。蕭勁濤看他又復入眠，飯也不用做了。便把另換了包袱皮的四個衣包，雇壹輛馬車拉着，拉到背靜的低矮的窄街壹家掛紅地金字匾的當舖

前，他機警的跳下馬車，夾着衣包走進當舖挺高的欄杆前將包裹遞過去。

換到足夠川資和幾個月的生活費的壹搭紙幣和壹搭當票，他隨後到鬧市買到壹些長途旅行用品和餅乾，水果之類，他似悠然自適，無所惶悚的姿態走回寓所。

晚九時，秋風涼如水，習習拂面。牛郎與織女。隔着永恒流不盡的銀河，惆悵相對。他站在院心徘徊水門開處，待望的麗娟終於無事的逃出。

兩個人推門而入，點上放綠燄的油燈，油燈就給鄭大海的瘦顏鑲壹層霞輝。麗娟輕輕推醒鄭大海，他倒點頭表示明白，咳嗽壹陣，吐了幾口濃痰，又爬到躬着腰等待在炕緣的蕭勁濤的後背。麗娟把拾掇好了的旅具，行囊，壹壹夾着，提着然後吹熄了油燈，隨着蕭勁濤的身影，連袂走出……
如水的涼風拂面，他們感到輕爽，快愉。

走出城門，就是柏油燈，平坦而筆直的。他們逕奔車站去了。豫定搭乘十時的夜車，走出錦州。

走出錦州，也許不費甚麼勁，所恐懼的：是怕他們逃不出。不健全的生存，不健全的生存終於是屬於險事。

蕭勁濤筋疲力竭的背着鄭大海走着，路傍有紅的燈過去了，綠的燈也過去了。及至他眺望到月臺上那排燦爛的電燈，他的心蹦蹦跳得厲害，他要滴流出淚來了。他把那排燈幻想成他們未來的光朗，那輝煌的

烈焰，不正在象徵着『生之火炬』麼？發發的燃燒着，照澈黝黯的氣圍。

康德十年四月二十五日脫稿於黑龍江畔

蠕

動

秋

螢

羅凱底晚年，性格突然改變了。

他很少再到外邊去，每天把自己關在一間暗屋中，甚至不喜歡有人走進他底屋子一步。但是一到黃昏來的時候，他有時也常到院心不耐煩地來回踱着，好像有一種難以排遣的苦惱纏住他。

黃昏過去之後，緊接着夜也降臨了。他便衰弱地坐在一隻破舊的藤椅上，望着擠滿星群的夜室，翕動着嘴唇，似乎在獨語，不過永遠沒有人會聽見他底聲音。有時沉重地低下頭部，瘦削的面孔，痛苦地擦擰着，好像在回憶着什麼，並且有時在數着手指。映在星月的銀光下，那樣子陰森得有些怕人。

青春時期粉色生活的幻滅，從擁有多數財產走到破產的窮途，這兩種絕情的打擊，在這晚年一切希望都粉碎之後，生活對於他簡直成爲苦刑的忍受了。

妻子去世了多年，現在大兒子振聲三十一歲，如今已經是一個孩子底父親了。在對於金錢的貪婪上，有着與父親一樣的性格，所以這老頭子對於長子非常偏愛。至於那已到二十歲的小兒子振華，一直到現在，兩個人的感情還不會融洽到一處。

振華着烈馬一般的野性，還是在小孩子的時候，便在附近總是招災惹禍，甚至大人看見他都感到頭疼。沒有一個人不討厭他。那個時候，嚴勵的母親，曾用盡種種利害的手段管束他，却沒有一樣能改變他底野性。

以後放入中學讀書，雖然再不像小時候那樣頑皮惹禍，但倔強的性格，終於難與一般人相處。不過他並不是一個浪子，對於讀書是非常用功的，所以在貪婪地讀着一些新思想的書籍之後，對於父親更不滿起來。

他常對人說：

「我底父親也許不壞，他幾乎被金錢弄瘋了。到處想法弄錢，搜括着一切，爲了想大批的財源滾到他手裡，甚至就是出賣了妻與兒子，真的，要是有人肯出高價買我們底話，他一定會賣掉我們。不過他還不是

守財奴，想弄一大堆金錢藏到自己手裡，他是相信錢會給他享福，奢侈，與換到權威……」

在很多年以前，這老頭子的確會有過一個時期，好像發了熱病一般，很親暱地愛着金錢，甚至爲了想變成巨富，而弄得精疲力盡，那個時候，他常常對剛懂事的大兒子振聲說：

「孩子，你要信爸爸底話，而且要終生牢記，金錢底力量是萬能的，所以錢是世界上最可愛的東西，它會給你一切，凡是你所想的，祇要有錢，它都會幫助你達到希望！」

但在四十五歲這一年，爲了還想把幾年來自己由政界所賺聚來的巨款，讓它再多起來，便改成投機的營商，誰知一下子便弄得破產了。從幸福的尖端突然跌入窮苦的泥沼，雖然他還不灰心，仍想籌劃着新的企業和投機的計劃，但時代突然的變了，而自己又到了晚年，結果在幾次失敗之後，祇好潦倒在家中，度着痛苦的晚年，等着死來帶走他。

春天的黃昏，他坐在院心裡，一直到夜色非常濃黑，還不願回到屋子去睡。這個時候，大兒子振聲一看見父親那種蒼老痛苦的姿態，便擔心地，用着微弱地聲音勸慰着：

「爸爸，外邊夜已經很涼了，還是回到屋子去吧！」

「等一等！」老頭子乾澀地說：「等一會我自然去睡的，你不要在我身邊，我不像你們年輕人覺多，回到屋子也睡不着。」

乾瘦的身體，仍然像是一段枯木，呆坐着不動。

兒子再不說什麼了，用着可憐的眼光，望着夜色中父親底黑影，然後一個人走回去。他便往往孤坐很久，才影子一般蹣跚地進到屋子裡。

四月的夜風，總是綿軟溫柔地飄着，在這樣醉人的美麗的夜晚，雖然消逝去的時光，會埋葬了往事底痛苦，談忘了一切的悲哀，但也會不期然地生出一種憂鬱悲涼的情緒，而追憶起許多消逝去的往事。

自從春天來了以後，暖人的太陽，成天地用着燦爛的光輝照着一切。在某一天的早飯之後，也突然意外地想到外邊去，並且不讓一個人跟隨着他。

市外的郊野，那春天底自然風景，在他衰老的心上，仍舊感到是魅人底美麗季節。在一座墓地的旁邊他站下了。綠色的野草，已經長滿了墳墓，時間掩蓋住痛苦，春風飄盡了當年的踪跡，但盤踞在他心上底影子，烙印一般總不會忘掉的，現在給他底感覺，還新鮮得恍如昨日。

好像貪婪着什麼東西，把身子捲做了一堆，坐在那墳墓的旁邊，嘴唇又哆嗦着像訴說着什麼。就這樣一直到金紅色的夕陽將要滾落到嶙峋的亂山後面，他才站起來，迎着落日燦爛的輝光，踏着罩滿紅光的草原小徑，走上了歸途。

從這次回來以後，他便漸之地病了。

他比從前更少到外邊去，甚至黃昏的時候，也不再不到院心去散步，祇是每天驢在屋子裡，一句話也不說，身體更枯瘦起來，臉上底皺紋也顯得更深。

當他病一天比一天壞了的時候，他把大兒子叫到面前說：

「我想我是快死了，雖然你是我底長子，但你對於爸爸一生還未必都知道的，不，就是你底媽，活着恐怕也是不知道的。我想你底兄弟到現在還恨我，但我也不要再向他說什麼，所以也不用去信讓他回來了。

「這時候他衰弱茫然地望一望空間，接着嘆息地說：

「回想起來，我的一生，也真的好像太對不起你們了。我太自私，我太愛任着自己底意志活着，年輕的時候，我曾爲了一個女人，幾乎愛她愛得發狂，但在戀愛的生活中，我又感到愛情是需要金錢來培植。每天在窮苦裡過着可憐，淒涼，充滿憂鬱的生活：一直到那女人死了以後，才突然改變了我底生活，我拼命地想法弄錢，除了錢以外，簡直喪失了一切需要，錢已成了我生活的一切。可是現在到這晚年，我一生底追求都夢般的碎了！那個女人底墳塋埋在這都市底郊外（就是我從前常到那裡散步的地方）。以後你好好替我照管一下吧！至於我這樣活了一生，也不想求誰來瞭解，反正是沒有人懂得我底：」

他這微弱的語聲，停止了以後，接着屋子裡立刻一切寂靜起來，那睜着的眼睛也黯淡得無光了。外邊淺灰的黃昏，正在漫佈着憂鬱的夜色，振聲望着父親底胸脯呼吸得非常急促，兩隻枯手痛苦地抓着前胸。

「爸爸！」振聲淒然地叫着。

突然這老頭子又睜開眼睛，嚙膿着，聲音已經有些模糊不清了。隨着這模糊的言語，他那高挺的胸脯，也停止了呼吸。

二

這老頭子死了以後，振聲會終日沉在苦思裡，爲了想重光他底門第，繼承着父親底遺志，再把家庭弄得富裕起來，所以天天在想着種種方法。

最後，他把自己所有閒下來的房子，都租出去了。

遺宅還非常之大，雖然已經是老舊的屋子，有幾間窗門彎曲，玻璃窗也污暗而模糊，甚至有的已破碎了，但租出去還都很容易。

沒有過幾天，住戶便佔滿這大的宅院，從前顯得死寂陰森的院落，現在却變成大雜院而熱鬧起來，從早晨到黃昏，可以常常聽到喧嘩和叫囂的聲音，不停地震蕩着。起初房主人有些感到厭煩這叫吵，但一想到每月會有好多房租弄到他手裡，便也祇好忍受了。

這裡的一些房戶非常雜亂，佔有了兩邊的廂房，有賣青菜的小販，有洋車夫，有成衣匠，還有每天好像

什麼事也沒有，而實際却暗中做着營私買賣的經濟犯。此外，還有在工場裡做工的工人，至於比較高雅一點的，便是小學校的教員。

這些人都是爲了生存而終日不停地忙着，不過他們底生活總是不會舒服如意，好像陰溝中的蛆蟲，天天在無目的地蠕動着。

一天完了以後，他們吃過了晚飯，爲了想舒展一下疲憊的身體，都聚集在院心裡閒談起來。當然他們底談話，多是夾雜着唉聲嘆氣，對於生活抱怨，不過那高大而強壯的工人吳永年，却在吃飽了以後，便什麼也不要鬱地高談着，說起話來聲音也非常急遽而粗獷，還有那成衣匠，常常愛用着故意壓得很細的嗓子唱着小曲，聽來是那樣讓人覺得肉麻。

夏天底黃昏，雖然晚風飄送着微涼，他們這些人仍舊在疲倦而骯髒的身體上流着汗臭，蒸發着難聞的氣息。小孩子們也爲了難耐室中底悶熱，不願睡在屋子裡，在大人群中頑皮地跑着，叫囂，打罵，粗野的遊戲吵雜得使人心煩。有時這些不懂事的孩子們，甚至常常鬧到房主人底窗前，振聲底妻子便忿怒地朝外喊道：

「誰家的孩子呀？不要臉的，還不滾開麼？」

一聽到女房主尖銳地吵嚷，他們都耗子一般立刻跑回到自己爹媽底身旁，睜着恐怖的小眼睛，望着窗口

中伸出來的那一頭蓬鬆的湯髮，嚇得什麼也不敢說了。同時大人也狠之地瞪視一下身邊底孩子，粗野地責罵與毆打起來。

漸之地這些不懂事的孩子，似乎知道劃清了界限，再不敢到房主人底窗下喊叫了。同時爲了身份不同的關係，振聲底妻子，更嚴勵地監視着她那七歲的兒子，與這些野孩子們去接觸。

這些粗鹵蠢笨的男女，在房主人眼中都被視爲討厭的存在，無論任何一個人，全是一樣，不會引起房主底歡心。

但是這房戶之中，惟有那營私的商人徐子貞，却被振聲例外的重視着，因此徐子貞也常有機會到房主底屋裡去閒談。所以這個人在全院子裡便佔了特殊的地位。

起初他們底談話，也不過是限於隨之便之的一些閒談，或者是關於這院子裡與他們生活方式不同的蠢人們醜得可笑的小事。後來由生活問題，漸之地便談到金錢上。

振聲開始仔細地訊問着徐子貞，問他究竟都做些什麼買賣，而且每月祇少能賺多少錢。他老是向對方表示着非常親近而且高興談話的樣子。起初這商人還有些機警地避免着談到於自身有關的問題，但談話次數多了以後，也常露出一些使他怎樣發財的一些勾當來。

一天，在晚飯以後，徐子貞又被振聲夫婦請到屋子裡來，一邊吃着茶，一邊在閒話。

突然，振聲底妻子，帶着一種很正經而嚴肅地態度說：

「我們想與你好好核計一件事，也就是請你能替我們想一下，或計劃一下。」

徐子貞被這位女房東底樣子，弄得反倒有些不安與茫然了。

「我們兩個八已經商量好幾天了。」振聲爲了趕緊解釋着妻子底話，以免對方底不安，接着說：「我們手裡現在存着一點錢，但是這錢存在手裡乾化掉是不會生利的，所以想求你給想一想，究竟有什麼可做的買賣嗎？」

「不過我們底存錢真是少得很！」振聲底妻又從旁壓低了聲音說，同時用着機靈的小眼睛向窗外掃射一下。

「真的，還恐怕不到一千元，存在銀行裡，給我們利錢太少了，所以——」丈夫底話還沒有說完，妻子却用嚴峻地眼光給攔阻住了。同時搶着說：

「徐先生對於做買賣好像很有經驗，我們想把這錢與你合夥做一下買賣；不過願意的話，得先給我們立一個借字或契約，但這是不關緊要的。」

徐子貞默默地聽着這一對夫妻底話，他已經完全瞭解兩個人是怎樣在急於夢想着發財了。他更默默地想，也許是自己運氣要來了，現在雖然他做着營私的買賣，但手中本錢並不太多，所以也換不來更多的利

息，現在既然有人願意出資本，不正是機會來了嗎？

但是他却裝着非常淡漠而冷靜，故意掩蔽着自己內心底慾望。

「我其實也是瞎做。」他慢慢地說：「有什麼可做的呢？現在官家又監視得這樣嚴，就是暗中能私做一點吧，但又多麼提心吊胆！一下子就許蹲監坐獄啊！」

「話雖然是這樣說，可是那能那麼容易就被官家知道？如果現在還不想法弄點錢，生活真是不好混了。
振聲帶着鼓勵與感慨的樣子輕々地似乎獨語着。

「總是危險的事呀！」徐子貞肯定着，好像他非常怕做營私的買賣。

這時振聲底妻子看見對方不露聲色的態度，於是又進一步話探着說：

「祇於得來的利錢，我們是可以平分的。」

徐子貞不好意思地笑了。

「那倒沒有關係，如果有可賺錢的買賣，我替你們想一想也累不着我什麼——假使你們始終不怕擔心的話，有機會我一定想法與你們合作一下，本錢我自己也能拿出些。」

「好，就那樣辦吧！」振聲突然高興得把聲音提高了許多。

從這次談話以後，爲了討論他們底買賣進行計劃，幾乎天天興奮地在一處談着，而且振聲底妻子，那總

在人前裝着機靈樣子的女人，好像什麼都知道，而且她似乎老早就是一個深通商業情形的人。但徐子貞却在在一旁一聲不响地微笑着，聽她絮絮不休地說下去。

最後還是徐子貞輕々地說出來，現在有什麼東西可以買過來，存到手裡，然後一定會高價賣出去，他敢擔保祇少能賺一筆相當的利錢。

當這夫婦確信了對方的話，而把手中私存的一部份錢交給徐子貞時，都繃着嚴肅的臉色與帶着期待的音調說：

「要好々地留心做啊！」

徐子貞非常自信地回答着：

「放心好了！」

等着他走出去以後，兩個人的心又都覺得緊張與空虛起來。這一筆存款雖然交到這個人底手裡有些放心，但一想到在不久的將來，便會換回來更多的金錢，兩個人底心又都感到溫暖的蠕動了。

一直到夜深以後，振聲還是不能熟睡，說不出是興奮或是不安，好像都混雜在一起，弄得他底情緒焦燥得很。

但願這一筆買賣能順利的成功吧！

他甚至這樣默々地祈禱起來。

外邊，暗藍色的夏之夜室，從綠紗窗底一角望出去，是非常神秘，那擠滿的星子，閃着澄黃的亮光，好像美女底眼睛，對他一閃一閃地眨着，更弄得他難以入睡了。

有時一陣輕微的晚風飄進來，吹着他的熱的面腮，才使他減輕一點煩燥。

院子裡不知是什麼人——也許是那成衣匠，還沒有睡，仍舊故意把嗓子壓得低低地哼着。

「春光明媚百花開啊，

萬紫千紅遍瑤台，

滿目穠華關不住，

且趁春光品花來。」

.....

這雖然是極小極小的聲音，但在這靜謐的夏夜，却仍執拗地傳入振聲底耳中。

一直到遙遠地雞叫聲响起來，他才朦朧而疲倦的睡了。

在恐懼與不安的焦燥中，日子好像遲緩而難耐的滑過去。

但是他們這筆生意，却非常順利的成功了。起初，這夫妻兩個人好像賭着命運一樣緊張嚴肅地擔心會喪失了這一筆本錢，甚至怕會爲這件事而真的被關進監牢裡去。所以這次意外的賺了一大筆錢，反倒使他們如同得中了頭彩一般高興起來。

同時這嘗試的成功，却喚起他們更大的貪心、兩個人都夢一般幻想着，如果能這樣再順利的做幾回，那麼很容易便成一個小小的富翁了，這樣的想着他們便好像在不久的將來，有着許多許多的金錢流到他們手裡。

命運似乎突然地對他們微笑起來，快樂與幸福的夢想，也逐漸擴大了。

「魯如，大概以後該我們交好運了，爸爸底話是對的啊！人生怎麼可以沒有錢呢？金錢便是一切！」
振聲帶着親愛與快樂的聲音，叫着妻底名字。兩隻閃着亮光的眼睛，因爲過度地興奮，更有些明亮起來。
那女人又快活又感動地說着：

「如果我們底錢能弄得多了以後，一定要多買一些產業，還有，這院子裡的房子也一定要重翻修一下。
——假使真有那一天的話，我們當然要把這些討人厭的住戶給趕走，這些東西們真讓我覺得頭疼！」

第二天下午，爲了表示感謝這使他們賺錢的房戶功績，並且也是爲了想再繼續着新的買賣，所以振聲底

妻特意吩咐女僕到街上買了許多菜，設備一棹豐盛的晚餐，把徐子貞請到家裡來，振聲更把家裡從前藏有的兩瓶好酒打開了一瓶。

徐子貞底臉上，也閃着光輝的笑容，他這次本來是一點本錢沒有出，却與房主人平分了，賺來的錢利，所以兩隻奸滑的眼睛，不時地閃閃和凝聚到一處，厚大的嘴唇，笑得更有些下垂了。

席上，賓主之間，罩滿了快樂的雰圍。

「羅先生，謝々你們，怎麼弄這些菜，這個時候，我們隨便吃一點就可以了。」徐子貞恭敬地飲完了一口振聲給斟滿的酒杯，微笑地說，然後輕々舒了一口氣，接着故意得意地嘆息了一下說：「我現在才覺得一副沉重的擔子卸下來了，真的，做這行買賣，錯非是我，換一個人也許早就糟了！」

「是呀，我們早就看出來徐先生是精明人，不然我們也不敢信認啊。」振聲客氣地又給對方斟滿了一杯。

酒力底燃燒，更增加兩人底興奮，話也越說越多了，振聲底態度孩子一般地活潑起來。並且在談話中，極力研究着以後還應該怎樣再做一下新的計劃。

這一晚上，他們一直暢談到子夜才散開。

從這以後，振聲便完全把精神沉緬在他底幻夢裡了。

院子裡底一些其他住戶，當然與他們底生活有些不同，雖然也是爲了生存不斷地奔忙勞做，但總是愚蠢地拙笨地，活得有些黯淡與骯髒，他們底慾望也微小得可憐。

在這生活繁雜的旋渦裡，總紛擾得沒有寧靜的時候。

拉洋車的王寶善每天回來的時候，臉上老是蒙滿灰塵與汗跡，疲倦的連話都不愛說。可是一到吃完了晚飯的時候，便會常常聽見他用着粗嘎的嗓子，與他那年輕而顯得有點漂亮的妻子吵罵着。

這女人在這院子裡，的確是漂亮的女人。那兩隻圓大的眼睛，時時充溢着迷人的光彩。並且她雖然生活在這窮困的環境裡，但衣服總穿得很整潔秀麗，那白淨的皮膚跟丈夫滿是汗泥的粗黑恰成了一個很好的對照。

她差不多說起話來老是愛笑，笑得又非常清脆好聽，可是丈夫却總是沮喪陰鬱的與她不能調合。

雖然她對於男人很好，但一些人背地却常議論着說她是過着放蕩的生活。

當王寶善每天出去拉車的時候，剩她一個人在家裡，好像奈不住寂寞的獨居，悄悄地到外邊跑去，甚至一直到黃昏才回來，院子裡一些隣人，因此便常拿她當做了談話的資料。

猶其是那年輕的成衣匠，更常帶着猥褻的態度，對每一個人悄悄地說：

「你看，他們兩個人該多不配合啊？所以，我說老王一定要當烏龜，真的，我不是說笑話呀！我敢起

誓，有一回我的的確々看見她跟一個男人從電影院裡出來，然後便到附近的小飯館裡去了。」

「你不也是很漂亮嗎？我看你也可以乘機會對付對付的，你又沒有媳婦，小伙子，明天做一件漂亮的衣裳送給她吧！」一聽見成衣匠說這樣的話，工人吳永年便嘎聲地暴笑起來，用着粗壯的黑手，有力地拍着他底肩膀。

那成衣匠便不穩地移動了一下脚步，幌了幌細瘦的身體，然後用手搔一搔頭上的小分髮，臉上擠出一層討厭而得意的賤笑。然後順手燃着了一隻低級紙煙，悠然地又從嘴裡輕々地哼着：

「荷花葉兒圓；茨姑葉兒長，

石榴花的姐々你走進了蘭房，

芙蓉花的帳子繡花的床，

.....」

突然一個女人底兇惡叫罵，像是春天底沉雷一般，壓住了成衣匠底歌聲：

「我把你這沒有良心的狗雜種！你忘了老娘從前跟你挨餓受苦了，現在剛々手裡寬綽一點，就起你媽底野心了！你說，你昨天那五十塊錢是不是給那個野妹子送去了呀？」

接着便是一陣乒乒捧東西的聲音，震得屋子裡山响。

「你聽我說，你聽我說啊！——」男人微弱囁嚅地還沒說完，女人又狠心地罵道：

「我聽你媽底皮，你說！你說！那五十塊那去了？」

女人好像操起了什麼東西，打在男人底身上。房門突然衝開了，徐子貞像一條狗似的從屋子裡跑出來，隨着他出來的，便是女人把一條燒火用的棍子扔出來，正好打在男人底背上，他便用兩手抱着頭鼠竄般地向大門外邊跑了。

這女人站在門檻內，望着跑遠了的男人背影，仍舊餘怒未熄地用着一串惡狠狠的毒罵，來發洩胸中的怨氣。

「狗雜種，我看你今天還回來不？我絕不會饒了你的！」

目覩着這一幕趣劇，院子裡底人都輕々地笑了，但沒有一個人敢大聲笑出來。那女人一頭蓬亂的短髮，與青黃色的瘦臉，活像一匹兇惡的野獸。一些孩子們起初是驚張着小嘴，呆視着，可是等到女人怒罵過去之後，又都活潑地到處亂跑起來。

黃昏又用着淺灰的陰影，從四面八方襲來，夜蝙蝠急遽地在夜空中畫着圈子，飛得是那樣低，逗得孩子們在院中吵雜嬉笑，更有幾個孩子，脫掉破舊的布鞋，向空中拋去，企圖那蝙蝠會躡進他們底鞋裡。

成衣匠不再哼着小曲了；看見那女人轉身走回屋子裡後，笑向工人吳永年說：

「老吳，你看不怕老婆不發財啊！你底老婆孩子雖然怕你，但你小子却永遠得牛一樣地給人家做丁。」

「哼！滾你媽的吧：老子任着餓死也不會狗一樣的受着娘們氣！」

這時小學教員劉彬也加入了他們底談話，似乎有點感觸似地說：

「夫婦之間是不應該誰怕誰的，古人不是說過什麼男女相敬如賓麼？所以說夫婦之間最寶貴的便是愛情，如果沒有愛情，便談不到夫婦！」

他說話的樣子，總像模仿着偉人演說一樣，並且用一隻手做着手勢。雖然他底話未必全被聽的人瞭解，但多少是懂得一些意思的。

賣青菜的小販孫祥，輕々の嘆了一口氣說：

「我看什麼愛情不愛情的，還是吃飯重要，肚子裏吃不飽，什麼愛情也沒有了，我算叫女人給累够了。你看，我連一個孩子都養不起，現在除了這三個，老婆又要給添第四個了！」

吳永年聽見孫祥底哀嘆，却又粗聲地笑了，指着那在房簷下坐着正在洗衣服的孫祥妻子說：

「這也是你們愛情太好了啊！」

那女人撐着突出的肚子，蠢笨地把一盆潑水潑到院心，然後帶着一臉醜笑，對吳永年罵了一句：

「笑什麼？你媽々養你的時候也是一樣啊！」

「我想我過得簡直猶如一樣！」孫祥在一邊仍舊有點沉痛地自語着。

「真的，大嫂真像一匹母狗，該多能下狗崽啊！」

小學教員孫彬還保持嚴肅的樣子說：

「不過一個人也應該節慾，在國外便流行過節制生育的事，有時孩子多了也會破壞夫婦底愛情的。」

這種背誓似的話，在這羣人中聽來是非常乾枯得沒有一點興趣，所以也沒有一個人再注意他底話。

正好在這時他底妻子站在門前不奈煩地喊起來：

「還窮講究什麼啊，明天做早飯又沒有水了，害不去弄點水嗎？」

於是這小教員便非常溫馴地回到屋子去，開始提起一隻水筒，往洋井邊押水去了。

夜色越深，越顯得靜謐溫柔起來，星群在天空放出美麗的光來，好像微々地抖動，晚風掠着院樹的葉子，响出細碎的微音，月亮已經升起來了，那微搖的樹葉，便佈成精美的蔭影。

夜是多麼美麗啊，這夜色似乎特意來掩蔽着宇宙底醜惡，而渲染着人生底美麗，使忙了一天的人，忘掉生活困惱，忘掉了明天的工作。

「小心吧：如果你再不改的話，我一定要弄死你！」從洋車夫底屋子裡，突然傳出來男人沉重嚴峻的聲音，在靜夜中顯得更清晰而粗壯了。

這聲音像一塊石子，也沉重地打在每一個人底心上，奇怪的再沒有一個人爲了這事開着玩笑，而且吳永年更不活潑的愛笑，居然有些悽然地嘆息着：

「我想誰都願意自己活得安靜富裕，可是究竟是什麼力量，對於我們這些人偏弄得非天天窮苦吵架呢？」

這嘆息感染到每一個人底情緒，都沈默地說不出什麼話來了。

幾個人無聊地望着夜空中底星子，默然了許久，慢々地散開，幾條黑色的影子，走進自己底屋子裡。

四

一天，振聲正在把全部的精神用在自己底新的一筆買賣上。現在他自己已經學會有什麼東西買來可以賺錢，同時也認識了許多這一種投機的商人，所以再不用求徐子貞從中給聯絡人，並且胆子也漸々大起來。

正在他苦思的時候，在外邊流浪了將近一年的弟弟振華却意外的回到家裡來了。他對於弟々非常沒有好感，雖然兩個人已經別了許久，但對於弟弟底歸來，却沒有一點親愛的態度。

晚上的燈下，兄弟兩個人談起話來，在談話中又像當年一樣的不能融洽：

「爸爸死的時候，沒有說什麼嗎？」弟々振華首先帶着關心地態度問着。

「有什麼可說的呢？並且他對於你好像更沒有什麼可說的了。」

「我知道我與爸爸底性格是不同的。」

「那當然是你底不對！」

「爲什麼？」

「你底性子太特別，與一般人都不同。也可以說你有點狂妄！」

「你是不是說我太不受一切拘束，並且不懂得人情事故？」

振聲並沒有回答弟々底質問，沈默地吸完了半隻紙煙，然後把話又扯到父親死後的生活問題。

「現在生活真是太困難了。」

「難？我想對別人難，對於你是不會感到困難的？」弟々冷靜地說。

「對於我不難？振聲臉上露出一點生氣的樣子來：「你以爲父親會給我們留下許多遺產嗎？你看，現在要不是把這院子裡底屋子都租出去，恐怕沒有一點收入的。」

「我不是說的這個，並且我更不是想與哥々分劈父親底遺產。」振華微微地笑了笑：「我是說你是跟父親一樣，懂得怎樣弄錢，怎樣生活。」

「弄錢？這才是天大的笑話，我又有什麼法子弄錢？」

「振聲底妻子雖然也對這弟々滿肚子的不歡喜，但在一邊却假意地笑着說：

「你看，你們哥倆還是像從前一樣，一見面便吵嘴，還是談點別的吧：究竟你在外面這一年都做了些什麼呢？」

「我這一年來仍舊是生活得非常孤獨，雖然也找到一點々職業，可是却沒有一個人與我合得來。近來我真的有點厭倦了一切，所以想到家，想回到家裡看一看，不過我也許不會在家常呆下去，家恐怕始終與我不發生關係，我總愛想着家以外的事，家對我好像是一種讓人苦惱的約束似的。」

談話又沈默下來。

漸々地哥々振聲却又突然帶着一種關心與親切地態度說：

「我想你已經不小了，已經到結婚的時候了，我想你還是在家裡好々過一下規律的生活吧！父親已經去世，我祇有你這一個兄弟，我也不忍得叫你長久漂流到外邊。」

「我現在還不需要結婚，也沒有想過這問題。」弟々淡漠回答着。

他們底談話，總是這樣不能相投，所以也不能再繼續下去，便都索然地早々睡下了。

振華回來還沒有到三天，便與院子裡底一些住戶弄得非常熟悉。這更引起兄嫂兩人底不快，甚至覺得弟々太有點不重視着自己底身份。

但是他却從不注意兄嫂底不滿，依舊與住戶們常在一處聚談着，這院子裡底生活群衆，使他清々楚楚地體驗到，究竟他們有什麼與兄嫂不同的地方呢？祇是比哥々貧窮吧了。

可是每一個人底目的却完全一樣，他們都是想努力奮鬥着，以求得充足寧靜沒有飢寒的恐懼，而且自己底哥々，却好像在謀求生活安定以外，還要在追求着另外的東西，貪婪得永遠不會滿足。

每天目覩着這些人喧鬧擾攘的不安寧生活，使他似乎又多認識一些生活給與人們底力量。雖然在外邊漂流了一年，但他一個人從來便過活得非常簡單，甚至容易而悠閒

現在有機會接觸了這種不同的生活方式，才想到生活的確是有着巨大的力量，牠會使人性變得殘酷，欺騙，有時甚至爲自己底慾望，而不顧別人的生存互相殘害着。

振華底心漸々感到一種人生底疲憊與喪失一切的空虛起來。他懷疑地沈思着，究竟人生倒底是怎麼一回事呢？難道最大的目的就是追求着一己的享受與快樂嗎？不過一個人如果生活不能溫飽，除了努力想解決飢餓問題以外，還能想什麼呢？

種々思想糾纏着他，弄得他非常困惑。

某一天晚上，已經快到了深夜，那洋車夫王寶善拉夜車回來，疲倦地拉開了自己底房門，屋子裡却是一片黑暗的空虛。

他扭燃了電燈，那女人却不知那裡去了，這使他底心立刻不安起來，等到他再注視了一下屋子裡底東西更雜亂得很，有許多破亂的什物，好像經過人匆忙地挑撿以後，而不愛惜地扔了滿炕滿地。

這一下子，他似乎明白了。

再一翻那一隻破舊的木箱，女人底幾件較好的衣服也都沒有了。

突然一種不可阻止的忿怒，燃燒起來，使他忘掉了疲倦，忘掉了飢餓，像是一枚爆炸彈，衝出了自己底屋子。

外邊是濃黑的夜色，充塞了院子，站在院心裡又使他茫然地呆住了。

隣近吳永年底屋子裡，燈光還在亮着。

「吳兄弟，吳兄弟，還沒有睡嗎？」他盡力壓低了自己因忿怒而高亢的聲音，輕々敲着吳永年底房門。

「誰？」吳永年聽着這有點怪樣的低叫，驚疑地反問，但緊接着聽出來是誰了，他下地拉開了房門問道？

「王大哥拉車才回來嗎？」

「你還沒有睡？」王寶善並不回答對方底問話，沉重地坐在那地下一張木椅上，用着充血的眼睛，望了

吳永年一眼。然後急迫地問：「你看見你大嫂了嗎？」

「怎麼？沒有在家？」吳永年也驚訝了。

「她底東西都拿走了！」

「是嗎？什麼時候走的呢？」

「我怎麼會知道？我剛回來。」

「喂！喂！」吳永年慌張地推着炕上沉睡的妻：「我說，你今天看見王大嫂了嗎？喂！他媽的！死狗，怎麼還睡啊！我說，你今天看見王大嫂了嗎？」

叫了半天，這被一天勞作弄後疲倦的女人才醒來，但神志仍舊很昏沉，睜着朦朧的眼睛，呆望了一下，又要睡下去。

吳永年最後狠々給了一腳，這女人才忘掉了睡眠：

「我問你！」這回丈夫把聲音提得很高，「你看見王大哥了嗎？」

「放覺不睡：我怎麼會看見她？」女人有點糊塗地囁嚅着。

「×你媽的！還不明白！我說你白天看見她沒有，王大哥說她把東西都拿走了。」

「我吃晚飯的時候，還看見了，怎麼會走了呢？」女人也明白是怎麼回事了。

「一定是走了，一定是走了！」車夫王寶善好像頓時失掉了力量，痛苦地說。同時臉上好像吃了毒藥一

般地痙攣着。

這沈重的絕望聲音，聽來是那樣讓人心酸。吳永年默思了一下，像是想出一條辦法似的站起來說：

「快到分所報告去吧！」

「報告又頂什麼用？跑了跑了吧！兄弟，我想好了，找回來的話，我也沒有錢養這個東西啊！」

接着，這車夫却孩子一般不怕人耻笑地落起眼淚來。一種痛苦的絕望的感情在他心中翻滾着，他想到今後一個人孤獨淒涼的日子，又怎麼混下去呢？他雖然恨這女人，但在生活上覺得還是不能缺她：

可是從今以後，他便要永遠這樣一個人孤獨地活下去了。

最後，他終於又被一種模糊的希望，引誘着，跑到勿附的派出所去報告了。

這事情當夜便傳遍了整個的院子，於是人們又像找到了很好的談話資料，猥褻地笑着，賊々墮々地私語，似乎這是一件非常有興趣的事情！

「喪盡天良的狗雜種啊！」突然從徐子貞屋中又傳出那女人震天的叫罵：給這些正在談話人一個絕大的震驚：接着那女人便野狼般的哀嚎起來。

「挨雷擊的東西：你扔下老娘跑了也跑不出去喲：跑到半道也得叫火車給壓細碎喲！……」

罵着罵着，這女人便披散着頭髮，惡鬼似的從屋子裡跑出來，她更高聲地向大家訴說着一覺睡醒後，才

發現自己底丈夫還沒有回來，便疑心地翻開箱子，手中存有的三四千元也沒有了。同時聽到外邊談論着車夫妻子私逃的事，他才想到自己底丈夫一定是領這女人跑了，因為平素她已經看出他底丈夫與那養漢精有着不清白的舉動。

最後，跳罵了許久，便又衝向大門外邊去，一邊跑一邊繼續罵道：

「我一定報告警察，把這一對不要臉的東西抓回來，養漢精；臭賣×的；看你們能跑上天去嗎！」

五

幾天過去了，院子中私逃的一雙男女，始終也沒有回來。

徐子貞底女人，每天照例是一個人瘋了一般地用着許多惡毒的言語咒罵着，罵得疲倦的時候，便又傷心地哭起來，吵得一些人感到非常不安。起初還有一兩個女人來勸解，但日子常了，也沒有人管了。

車夫王寶善從失掉了女人以後，也好像失掉了生活的力量，他並不像女人底叫罵，甚至不願意再見院子裡底人，每天出車非常晚，但却早早地回來。回來之後，便把一個人關在屋子裡，垂頭喪氣地低頭沉思，不時的嘆出一口濃重的氣息。

半個月以後，他便搬出這院子，一個人到車廠子去了。

臨走的時候，工人吳永年陰沉着惜別的臉色，送他到門外。

「王大哥，得閒的時候，不要忘了到這裡來串門啊！」

「好，再見吧，兄弟！」

王寶善便像再不說什麼，影子般地推着自己底車子，漸漸地走遠了。

還不到幾天，車夫便在一個人底心中失掉了記憶。徐子貞底女人，也在這時搬出了這院子，說是回到鄉下的娘家去了。

從此，也沒人再談到這私逃的事。

天氣漸漸地涼了，早晚的涼風，飄送着秋天底清寒，院子裡底人，也再不像夏日那樣地聚集在一處閒談，每天爲了生活，更奔忙得喘不過一氣來。

有時孩子們不懂事的在院子裡打鬧，當母親底便高聲地罵着。

「小鬼們，鬧吧！你看，天眼看着快冷了冬天來了，便會凍死你們。」

至於振聲專心致意地做了幾筆順利的買賣，手中已經賺了很可觀的金錢，而且他錢賺得越多，反倒越吝嗇起來。每天甚至連吃菜都得先仔細計算一下，而一心一意的想着節省，下死命的在積聚着金錢。

振華在家庭的久居，兩個人底感情是更疏遠了。

他每天想到離開這裏，但是想與哥々要一點路費，却遭到了拒絕，並且哥々時常爲了幫助自己底生意，想讓他做着賤役。但他也倔強地沒有一次答應了哥々底吩咐。

這樣一來，他不但不能得到哥々給他一點零用的錢，甚至每天白吃兩頓飯都覺得痛心。因此無論精神與物質，幾乎苦惱得他再不能忍受下去。

一到吃完早飯以後，爲了不願在家裡望着兄嫂那張冰冷的面孔，所以便常到郊外和街上去舒展着胸中的積悶。

他始終是想着從事於自己觀念的生活，總覺得自己底面前是有着多樣的生命力。但是現在的環境，却緊緊地束縛了他，使他底慾望，都成了一些離心的狂想，他現在又沒有能力來改造環境與統御環境，所以既不能發展自己底慾望，更不能改造一切，這兩重苦惱，變成了內部底痼疾，而使他成了一種病態的自我輕蔑。

他有些恨起自己底軟弱無能了。

他痛苦地想：爲什麼不能照自己既定的生活鐵則去走下去呢？又究竟是一種什麼力量貼住了他底兩腳？窮困，失望，仇人似地纏住了他。

如果說是一個人都爲了金錢才要活下去，像死去的父親，與現在承繼父親性格的哥々，甚至院子裡那些

蠢笨的房戶，都是對的嗎？猶其是死命地想弄錢，而爲自己底終生享受，這種自私的態度，是最使他憎惡的。

郊外的風景，是常々引誘着他，秋天底氣息，流溢在大空，木葉漸々零落了，埋滿道路的雜草，也有些枯黃。

這裡的一切，又重勾引起他許多童年底回憶，那時候他也是常到這原野來遊戲的，但時間是多麼快啊！一恍他已經快走入中年了。在這原野上，他幼稚的童心也會建築過許多美麗的梦想，但這些夢都脆弱地碎了！碎的連一點影子也沒有了：

一天的下午，振華又漫步到這郊外的原野，他徘徊着，沉思着，簡直不願再回到那城市裡去。

去太陽落下去之後，很快地那圓大的月亮便升起來了，原野上一切都是靜止的，月光洒滿了這大草原，草原便染上一層神秘的幽暗的光亮、這草原是太優美了。一想到那城市每一個人，貪慾自私誰也不會幫助別人，卻盡力想躲入自己底生活一角，偷偷地過活着的態度，一棵心便流動起許多不快樂的陰暗。

最後終因爲夜寒底侵襲，使他慢々地踏着枯草的荒徑，向城裡走來，他不願想一切了，心裡充滿了冰冷的淡漠。

這是他第一次回來的這樣晚，城市裡的街燈都放出淡黃的微光。走到自己家底門前時，他因回來遲了而

猶豫着，他想家裡一定吃完晚飯了，不會再等他。

——如果哥々再給我那冷面孔看的話，明天就是沒有錢我也要離開這裡了！

這思想加強了他底兩腳，一直往上房走去，但走進屋子以後，却有一種異樣的感覺，哥哥並沒有在家，室內的空氣顯得緊張，兩三隣人正圍着嫂々在訊問着什麼，嫂々底臉是紙一樣的蒼白，說話的聲音也有些顫抖，一看見振華走進來，她便求救般地急促說着：

「你怎麼才回來呀？你知道嗎？你底哥々教衙門給抓去了，還有，還有許多東也被扣留了！……」

聽着嫂々底話，他什麼都明白了。

雖然嫂々不斷地與他核計着辦法，但他却始終說不出一句話來，總是難堪的沈默着。

這一晚上，他不能入睡，他爬起來，跑到院子去，他很想立刻到另外一個安靜的方去，當每次望到嫂々屋子裡燈光還在亮着，他心更痛苦起來。

夜愈深棲愈空々起來，寒蟲在牆根的一角顫抖的哀鳴着，風是更涼了，那黃色的圓月，也變成了銀白色，把它底光輝散佈在院子裡。

又一個思想，兜上他心頭：

——一個人如果能不散私心的貪慾，用着健壯的腳步，站在人類的前面，像火炬般的照耀着一切，向整

蠅 動

向的人類幸福之路領導着，那才是偉大的生活啊！

小人物之愛

未

名

午後三點半鐘，陰了好久的天忽然降下濛濛的細雨了。我穿好雨衣正要出門，忽然旅館茶房走來通知我有電話，「誰呢？——」我問着茶房。「姓樊。」他告訴我。這使我立刻想起和叔父常常合作暗盤交易的那個樊長福，一副整齊的臉，目光是銳利的，寬肩膀，高大而強壯的身軀，襯着兩隻大手，我一見他就覺得使他做個開行的商人還不如做個「脚行」倒比較合適。他穿衣服總是隨々便々一連五六天穿着一身短得不相襯的舊皮襖，不幾天又更換了洋服，却從來沒見他的領帶變過顏色。我的叔父却不知怎麼竟和他處得很好，常誇獎說他是個人材。但是不知怎麼，我却從心裡輕蔑着，厭棄着像他這樣的人物，一個人爲什麼不憑智力或膂力去生活，而去做一個害人的蠹蟲呢？……我抓起電話機不客氣的問道：「樊先生有什麼事呢？」那邊的回答正是他那高亢的音調：「是啊，是啊，令叔還沒從大連回來麼？」我告訴他只少還得

兩天才能回來，又聽他說道：「這可怎麼辦呢？」我不耐煩的問了一句：「究竟是什麼事情呢？」他躊躇了一會才說：「啊，我有一點要緊的用處，爲了救一個落在苦難的人——」聽到這裡覺得一個蠹蟲也會救人，我不由得暗笑了。只聽他繼續下去說：「我得用五百塊錢，但是必須今天辦到，我想，如果你手裡若有的話，你一定會幫我這個小忙！」恰好叔父在去大連以前，爲了結清一筆債務存到我手裡有七百塊錢，同時更想到他與我叔父往來的信用狀況，於是我毫不疑遲的告訴他說：「你這就來罷，那個數目我能辦到。」

雨仍然降着，此刻是大大一點了。我在寓所裡等候樊長福，無聊的打開了臨街的窗戶，望着樓下灑青路上的風景：汽車响着喇叭馳過去了，緊跟着的又是兩輛：三輪車都覆着黑色的雨布，也魚貫地急々地馳走着。若在往日我覩見這些景物，總該勾引起來哲學的思索：它們將往何處去呢？可是今日我却沒有了這樣的思索，存在我腦際的只是：蠹蟲也會慈悲了，可是，他救的是何許人呢？

四點鐘又過十分，一輛三輪車停在旅館的門前，從裡邊跳出來一個穿着絲質雨衣高大的男子，正是樊長福。他高興的走進我的寓所，他今天好像有點興奮，一進屋就問我說：「吃過晚飯了麼？」一面伸手按鈴招呼茶房。他穿的衣服也換了，潔白的襯衣配着新鮮的領帶，更兼好像臉才刮過不久的樣子，彷彿從他那已經喪失的青春氣息，這時又回到他的身上來了。我不禁打趣着他道：

「樊你又年青了！」

一種陰沉的暮靄突然籠罩了他臉上的表情，他長打了一個唉聲。恰巧這時候茶房走來，樊又改換了一副表情問着他：

「晚車去哈爾濱，幾點鐘有車呢？」

「九點有，十一點有兩趟，不過前一趟車非常擁擠，因為是去牡丹江的直通車！」茶房得意的搖晃着腦袋，這樣的回答：

樊擺手叫他停止，隨手拏了五張十圓的紙幣遞給他：「一張三等的哈爾濱票，外加急行券，可是最要緊的你得想法弄一張睡舖，多花幾個錢沒關係——」

我想到了去年秋天因為去龍江省辦點事情，好幾天才買到一張寢台票的票荒情形，於是也參加着意見說道：「當天恐怕不容易買到睡舖吧！」

「那麼就是一張二等票外加急行。」樊說，又補充了一句：「觀光局不是沒有止辦麼？」

「不能止辦。」是茶房的回答。

「還有——」樊繼續着說：「回頭你到梅園叫他們核計給做四個菜，酒頂要緊，啤酒沒有白酒也行，不過——」他朝着茶房看我一眼：「他不大能喝燒酒，還是來四瓶五瓶啤酒吧，如果他們說沒有，你可以提

我，飯呢？」說到這裡他側着頭，用親切的口氣問着我：「你吃什麼呢？」

我樂得白擾他一頓，就擎着無可無不可的態度答道：

「只要吃飽了肚子，我沒有挑揀。」

「那麼吃花籃外做個湯。」樊對着茶房揮了揮胳膊結束的說：「別等觀光局止辦，快去吧！」

風把雨水淋到我的臉上了，我趕快站起關閉了窗戶。隨手我擎了錢給他，一面動了好奇心問道：

「你究竟想救誰呢？」

「等一等，我把自己的過去告訴你。」樊這樣的回，更問我：「你有火車時間表吧？」

我找到了一本最近出刊的時間表給他，他翻弄了幾頁，嘴裡喃喃地念着：「二十三點五十三分，二十一點五十分，二十三點三十一分，啊，這是直通牡丹江的車，裡頭一定擁擠，可是，若坐九點五十的急行車，明天上午九點能到哈爾濱麼？」

「火車時間表的時刻總是不易弄錯的。」

「也許她的病會更重了吧！」樊忽然出神似的自語起來，隨手掏出一封信來驗視着郵戳上的日期，他抬頭發現了我在留心着他的舉動，就說：「你看這可笑不，一封快信走了三四天才達到收信人的手內，真是

的——」

「誰的病呢？」我問着樊：「是你的朋友麼？」

「等一等我告訴你，」他回答，又加着說道：「怎麼酒還不來呢？」也許喝點酒會使我心裡爽快起來吧！怎麼這一會我覺到心裡這麼鬱悶呢！」

我和樊坐在那裡等着喝酒。

「是啊，是啊，古人說浮生若夢，人生真像夢，可是得想一想啊！在人間有什麼比這人生的夢再荒誕的呢？」樊高聲地擎着發着琥珀色光亮的酒杯，這樣說：「我生長在醫巫閭山附近的小屯裡，若沒有十四歲以後奇怪的遭遇，我一生的成就往好說是個土包財主，往壞處講也許上馬當了強盜也不一定。因為那裡的民風向以剽悍著名，但是，我多麼懷念着那生長我的山鄉啊！」

「我的祖父是個小康的莊稼人，不幸的是：一粒強盜的子彈喪却了生命，我們的草房和倉廩也被強盜燒光了。我有一個伯父當時年青氣盛，受不下這口惡氣，從家裡什麼也沒掙偷着逃亡了，家裡頭只剩下祖母，我的父親和我的姑母，三個孤零的人支持着這一個家族的殘局。幾年光景好日子又漸漸回到我家來了，被火燒去的房屋又重新蓋起，倉廩也重新充實起來。我的姑母這時已經出嫁，我的大哥二哥還有最幼的我，這時構成了這家族的新的份子，可是惡運又來了。我父親在這年秋天貪了一場官司，等到母親四

處求人說項，把他營救出來的時候，我們的積蓄已經花得一乾二淨。

「我十歲的時候，故鄉過的正是兵荒馬亂的艱難歲月，有一天從我家門外進來一個黑臉膛雄糾糾地穿着一身軍裝的大人，有四十多歲的樣子一直走進祖母的房子裡去，父親以為又貪了官司，嚇得跳到牆外的隣人家裡去躲藏，母親也恐懼得什麼似的，悄悄走到祖母的門外探望，想不到却從屋裡傳出哭聲，原來是走了廿多年的伯父回來了。」

「母親喊回來父親，又喊着我們去見那新來的伯父，原來他從那年走後就流落到強盜堆裡，雖然每年想回家來看望，可是總找不到機會回來，後來被收降了，他又過起軍隊的生活，好容易熬到了排長，軍隊的防地從此地南移了，然而又接到關內作戰的命令，這一次就是藉了關內作戰的機會，特意來家看望。這時伯父已經結婚了，伯母住在奉天，可是跟前還沒有小孩，因此伯父非常喜歡我。」

「這天吃飯的時候，伯父用手摸着我的頭頂微笑着對母親說：『把這個小子將來給我吧！』」

「母親一聽笑了。想不到過了四年的歲月這話竟能够成爲事實。」

「爲了伯父特別的對我愛護，我竟超然的進了村裡的學校，這是我的兩個長兄所沒有的權利。四年中伯父不斷的寄錢回來，從北京，保定，彰德等地方，表面上說是給我做學費，事實上這些錢却大部的補助了家用。四年後的一天忽然從奉天來了個伯父的馬弁來接我，說伯父已經從彰德回來了，而且當了團長，於